

門徒精神...

與一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

英國循道衛理公會秘書長

馬丁·艾特金斯

感激眾好友及同事多方協助，
使這本書得以出版，
若無他們的參與，此書難以完成，
謹次致謝。

引言

這本短篇書籍是從循道衛理宗的角度看基督教門徒精神。它只是一篇個人的敘述，並非一份正式的文獻。我是以一位循道衛理基督徒的身分來給那些自認是循道衛理會友，以及那些珍視及擁有「衛斯理傳統」的廣大基督信徒而撰寫這本書的。然而，對於這個普世教會合一及後宗派時代中，那些與循道衛理會友攜手活出他們的基督教門徒精神的人而言，我也無任歡迎。

我故意把本書劃分為幾個短小單元，好讓它能夠成為個人讀物之餘，也可以用作小組思考的材料。貫通全書，我會以方格標示出許多提示我們需要思考及討論的停頓點。

下述句子可以總結在本書中出現的門徒精神：

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是：

植根及專注於耶穌基督身上，

以上帝之靈為源頭，

既涉及整生也涉及全人，

關乎群體而非個人，

委身於改變及服侍「世人」，

本地的、全國的及全球的

因而活出在一塊「偌大的地圖」上，

順服地在崇拜上帝中獻上一切。

因此，所謂的「循道衛理」門徒精神，基本上就是一種「普遍的」基督教門徒精神。就像其他基督徒一樣，我們在崇拜中一起禱告和相遇，尋求事奉上帝的機會。但是也像基督教大家庭裏的所有分支一樣，他們也有着一些獨特的重點和語調，以致他們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在接續的篇幅中，我會把其中某些重點概述出來。

背景——過往十年

這種對於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的專注並非空穴來風，恰恰相反，從本質上而言，門徒精神本來就是循道衛理宗的，因為在其背景根源及核心信念中，循

道衛理宗就是一次具備門徒精神的運動。尤其在過往的幾年中，英國循道衛理公會刻意地尋求上帝的帶領，在新的千禧年降臨之際探索自己的身分和使命。如今它已有大約二百六十年的歷史，上帝期望我們怎樣呢？在 2000 年，循道衛理會友熱切地發出了一句宣言，就是「我們的呼召」(Our Calling)。這句短語引自循道衛理宗的一位創辦人查理士衛斯理的一首詩歌：「須為今代效力，成就主派之工。」(to serve the present age, my calling to fulfil.) *我們的呼召*這句宣言簡潔清晰，易於記誦，能夠以信用卡大小的各種表達形式宣示出來。循道衛理會友——不論是群體或個人——皆被上帝呼召活出一個 *敬拜、學習與關懷、服侍與傳揚福音* 的人生。

到了 2004 年，藉着持續的禱告和辨識工夫，最後我們制訂了一份《循道衛理公會的優次考量》(*The Priorities of the Methodist Church*)。循道衛理公會無法盡做一切它想做的善事，也不可能滿足每個要求。此外，它也不應該複製友好宗派教會的各種不同事工。因此，甚麼才是表達「我們的呼召」之關鍵呢？簡單來說，循道衛理會友和循道衛理公會到底需要甚麼？這份《優次考量》包括：「鞏固一切我們與上帝為中心的崇拜和禱告相關的事宜」；「支持社區發展和公義行動，特別關注英國國內及世界各地那些最被剝削及貧窮的人」；「加強福音工作的信心和能力，以一些人人均能聽懂的方式講述上帝和信仰」；「鼓勵復興教會」以及「培育教會中一種以人為中心及靈活變通的文化」。

然後在 2007 年，英國循道衛理公會身先士卒，擯起了這個稱為「繪製前路：

重組使命」(Mapping a Way Forward: Regrouping for Mission) 的挑戰。這項任務被描述為「符合現實的異象」，挑戰着每個循道衛理宗的聯區及堂會，要求她們判辨聖靈的帶領，藉着塑造自己的生命和架構來盡可能地履行那些「加諸己身」的使命。結果，循道衛理宗的堂會、聯區和屬區開始檢視自己的生命、使命和事工。如今，副標題變成了主標題，這種「重組使命」的靈性——使命——組織的進程，仍舊以一種順服的門徒精神行動持續着。

2009年，一群循道衛理會友發起了一個稱為「聖潔與風險」(Holiness & Risk) 的聚會，當中不少是地區或國家層面的領袖，既有平信徒，也有一些已被按立的牧者。他們聚首一堂，繼續尋求識別上帝對於他們這群英國循道衛理基督徒，不論是教會整體，或是個別門徒所說的話。然而，他們也一起測試那些他們認為上帝已明確表示的事情，畢竟，上帝總不致一直默然無語吧！下列的宣言是那次聚會所得出來的主要抱負、期望和意向，自覺地建立在「我們的呼召」、《優次考量》和「重組使命」之上。它們協助把早前所列舉的那些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有血有肉」地活現出來。

- 我們共有一份渴望，就是要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成為一群更加進取、更具勇氣的循道衛理門徒。「讓我們不再以自己是循道衛理會友為恥！」
- 由於越發承認需要倚賴及信靠上帝在基督裏的大愛和聖靈的應許，使我們力圖勇敢地見證，此見證必須包含着恩典與謙卑的品格，而不是傲慢。

- 我們全面的意會及欣然接受上帝在我們身上的旨意尚未完結。因此，我們將來仍會遇上不斷改變和接受改變的挑戰。
- 我們日益準備就緒，隨時經歷一些「敬虔」及「神聖」的風險，也容讓其他人這樣做。此舉難免會造成若干失敗的經驗，但是作為一群負責任的循道衛理會友，必須接受這種景況是敬虔冒險的一個必然部分。
- 我們承認需要創造一些不同形式的「空間」，為着我們的共同利益和更新之故，得以在其中聆聽上帝、別人，和周遭環境的聲音。
- 我們知道要改變自身教會的文化，使它從絕望中變得滿有上帝恩賜的盼望；從時刻漫無目的、漫無目標的過程中轉化為目標清晰的天國思想與行動，這番努力將會既漫長又艱辛。然而，我們決心繼續從事這鬥爭，相信這番努力是必須的、是可能的，也是上帝對我們的期望。
- 我們日益準備就緒，隨時「記念我們的根源」，更加自在地活在其中。在容讓我們某些東西逝去之時，也認定及保存我們傳統中的一些珍寶和種籽，因此而「記念我們的將來」和過往。
- 我們願意竭力尋索一種嶄新的敘述形式，尋找那些可以講述我們是誰、我們試圖變得怎樣的故事，繼而日益塑造我們作為循道衛理會友的生命。這個故事絕不能是「純粹編寫」，無視我們所面對的那些又深刻又真實的挑戰。但我們也同樣不能總是以衰退等字眼來形容自己，單單緬懷昔日的輝煌景象而

就此滿足。

- 我們是一間擁有着豐富故事的教會，希望鼓勵各人均能成為一位說故事的人。不單講述許多動聽的故事，還要講述那些滿有掙扎和傷害的故事，好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認識到那個呈現出來，關乎上帝信實和帶領的故事，以及作門徒的代價。
- 我們是一群滿有盼望的人，而不是一群（單單）樂觀的人。在這個時刻中，我們重視身為滿有盼望之基督徒的意義。
- 我們清楚知道自己是普世教會的一分子，仍然渴望生活在這塊「偌大地圖」之上，在「循道大家庭」或裏或外，見證和分享福音。
- 我們同樣清楚知道，雖然我們只是一間規模較為細小的教會，但是我們卻有責任，在力所能及的各個層面上，繼續投身這個社會之中，發出先知的呼喊，在合宜之處向那些塑造我們生命，以及我們國家和普世形態的人作出肯定和挑戰。
- 我們之中許多人均感到自己被呼召去從事一種「親身參與」的靈性操練，渴望能夠藉此改變世界，而不是從中分隔出來。
- 我們始終相信，儘管上帝自有一份關於我們教會未來的藍本，但是我們仍然樂意與其他基督徒一起肩負上帝國度的各種使命。畢竟，這些上帝的旨意較諸我們的存亡來得更加重要。

- 我們堅信我們是一間在深層次上，由平信徒和教牧同工所共同組成的教會，鼓勵及幫助各人實踐一種全人的門徒精神，至於我們的架構及團契模式也必須加速重組，以便促使這種門徒精神的出現。
- 縱使我們面臨各種挑戰和質疑，但是我們始終不會放棄彼此之間的「聯繫」(in Connexion)，決心尋求一些嶄新而重要的方法，以實踐我們這種作為基督門徒生命的互動關係。
- 這種對於門徒精神的委身——成為更好的基督門徒和協助他人成為基督的門

思考與討論。在甚麼程度上你「持有」這些宣言？它們是否表達了你所秉持的門徒精神？對於「我們的呼召」、《優次考量》和「重組使命」的委身，是否正在塑造你的所屬聯區和堂會？如果是的話，怎樣塑造？如果不是的話，為甚麼？

徒，渴望靠着聖靈的帶領，以禱告和工作來改變這個世界——正是我們教會的要旨。

從「聖潔與風險」這個聚會所衍生出來的這些「信仰宣告」中，表達了一份探索及活出今天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的渴求。對於今天的循道衛理會友而言，矢志成為耶穌基督的一位更佳門徒到底所指為何？在重塑循道衛理宗思想的當兒，有甚麼牽涉其中，以致能夠幫助我們所有人——平信徒和教牧同工——終生

活出一個全人的門徒精神？對於我們而言，「彼此聯繫在一起」(being connected together) 是甚麼意思？有何重要？今天我們怎樣協助別人成為基督的門徒？怎樣再次給「門徒運動」找到一些恰當的表述？

關乎任何這樣的宏大主旨，這本短篇書都不過是一個開端、一次淺嚐，而非「權威性的言論」。這裏所寫下的內容均旨在鼓勵、刺激和挑戰，從而展開對話。這裏的材料都是「積累」而成的，並非東拼西湊。由始至終，門徒精神的各項主旨都在彼此建立，互為交織。到了本書的結尾部分，我們將需要思考更多關於各項議題的問題，較最初碰到它們時為多。因此，你或許希望獨個兒先讀一遍，繼而才與小組一起重溫一番。

此刻決定你將會怎樣閱讀及使用此書？

作個更好的門徒……根源與守則

神聖的嚮往 (Holy yearning) ……

曾經兩任循道衛理公會總議會會長的當奴•英格利殊 (Donald English) 牧師經常說：「請記住，循道衛理會友總渴望自己比目前變得更好。」雖然他從沒有向我解釋過這番高深莫測的說話所指為何，但是我不認為他所說及的是要叫循道衛理會友只關心如何使自己變得更有學識、更加富裕，如何給自己多方增值或廣納人脈。正如「聖潔與風險」的宣言所指出的，我認為他所談及的是基督教門徒精神。那是一種神聖的嚮往，就在循道衛理宗開始之時便於其中浮現出來的一份渴望，它一再塑造着它的生命、生活方式、崇拜模式、思想與行動，即使到了今天的我們，這種渴望也依然在不停地泛起。它是一種在耶穌裏敬愛上帝的深層渴慕，欣然在敬拜和事奉中獻上自己的生命。簡單而言，循道衛理會友就像其他許多的基督徒一樣，希望——不對，應該是深切渴慕——能夠成為耶穌基督一位較現

時更好的門徒。

這種非常神聖的嚮往實在是一份從上帝而來的恩賜，可以說是上帝把它放置在我們心裏。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立志跟隨耶穌基督時——這種情況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發生——我們便會體悟到上帝的聖靈居於我們心中。聖靈提醒我們、再三保證我們是屬乎上帝的。當我們行差踏錯之時，聖靈自會給我們響起警號；當我們任意妄為之時，祂會替我們悲傷難過；然而，當我們朝着那更好之基督門徒的目標方向踏上每一小步時，祂也會雀躍歡呼。聖靈為着上帝所期望我們各人、所有人、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所當有的模樣而熱切渴望（參羅八）。上帝的靈同樣希望我們能夠成為耶穌基督一位更好的門徒。

由於我們作為耶穌追隨者的這一部分還是一篇尚未「完成的文章」，因此我們所經歷的這種神聖嚮往便猶如一鍋大雜燴。一顆憂慮的心靈實在難以與那位悲傷哀痛的聖靈一起共處。我們可以「抑壓」聖靈，事實上，我們有時的確會把祂抑壓一段長時間。然而，許多時會有一些突如其來、令人不便、使人困惱，但卻叫人嘆為觀止的事情發生。一句「響亮」的說話出現了，一番重要的對話隨即發生。我們重新「觀看」事物：一次「偶然的」聚會臨到，一則新聞觸動我們。我們隨意閱讀：一宗悲劇感動我們，一個人意外地善待我們。我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需要作出某些善行來。我們清醒了。無論如何，結果是我們那份思慕之情再次甦醒了。那種奇妙可靠的奧祕促使我們的心靈與聖靈彼此相親，再度交織在一起。我們曉得在自己深邃真實之處，渴求成為一位更好的基督門徒。早期的循道

衛理會友把這些類似的思慕之情說為對聖潔的追求，或是一份「完全的愛」

(perfect love)

神賜的憂慮 (*Divine disquiet*)

神聖嚮往的其中一個層面，我稱它為「神賜的憂慮」，我經常受困於它，也

時刻得助於它。我的景況並非獨一無二，在我經年與其他基督徒的交談中，我知

道這是作門徒的一個奇妙的共通點，也是一個必然部分。「神賜的憂慮」其中一

個最重要之處是它不會帶來無望與絕望。那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上帝渴望見到

的情況。它的目的是要幫助我們成為一位更好的耶穌門徒。因此，舉例而言，有

些基督徒把「悔悟」(under conviction) 說成一件壞事，認為它只是為了讓我們

感到悲慘或罪疚而已。然而，只在我們拒絕作出恰當回應時，它才是一件「壞事」。

倘若我們體悟到聖靈催促我們去應付某些事情，並且應許上帝會賜予力量幫助我們的話，我們便會開始明白「悔悟」的真正目的。另一個例子見諸某些循道衛理會友群體之中，他們把「上帝不欲我們如此」(God-doesn't-want-us-to-be-like-this-ness) 的集體意識詮釋為上帝已經全然放棄他們、他們業已完蛋的標記。事實上，剛好相反，這是上帝還沒有放棄他們的記號，是那位賜予生命和盼望的聖靈渴望更新及改變我們的標記。因此，從神賜憂慮溢流出來的不是絕望，而是盼望。正如保羅所說的，這裏有着一個深邃的屬靈真理，就是當我們最為軟弱之時，我們便會變得全然強壯，因為那時我們最能接

你經歷過「神聖的嚮往」或「神賜的憂慮」嗎？你認為上帝透過它們說些甚麼？它如何塑造你個人的門徒精神……以及你所屬的堂會或小組？

在馬可福音中，「神賜的憂慮」如何在下述這些事件中突顯出來？

可九 14-29：當門徒竭力仿效耶穌的事工，醫治一個被邪靈附體的男孩時。

可十 17-31：當一個自稱為義的有錢人來到耶穌跟前詢問如何承受永生時。

可十 46-52：當絕望透頂的盲子巴底買向耶穌提出他最渴望得到的請求時。

可七 24-30：當那位敘利腓尼基婦人與耶穌爭辯上帝的憐憫伸延至外邦人時。

你能否想到其他例子？

受上帝的恩典，而那些恩典總是足夠我們用（參林後十二）。

根源.....

從根源來說，循道衛理宗是一個門徒運動，也是一個造就門徒的運動。渴求及積極尋索如何成為一位更好的耶穌基督門徒，並且向別人介紹基督，這兩者都是作為循道衛理基督徒的核心使命，也促成了循道衛理運動的出現。我個人認為，循道衛理宗的未來，與今天我們如何致力塑造一個屬於當代門徒 / 造就門徒的運動密切相關。

我相信任何宗教運動或群體的誕生故事都能夠給「它是甚麼」和「它何以如此」等問題提供一些強而有力的「基因」線索，終其一生都保持着它們的影響力。不管這種獨特的信念是否只是一種浪漫的構想，但是一種身分與目的之意識，一種知悉自己是誰，為何上帝把我們放置在這裏的重新發現，對於任何組織或個人而言，都絕對不是一件壞事。因此，雖然循道衛理宗昔日的「基因庫」與今天的景況大不相同，它屬於二百年前的世代，經歷過文化與教會發展的演變，也擺脫了差點被各種形式的普世教會聯合運動同化的危險，但是，這些熱切渴望成為更

好的基督門徒，及造就力求藉着聖靈大能改變世界之基督門徒的本能，卻由始至終都深深植根於循道衛理宗裏面。

今天，愈來愈多的循道衛理基督門徒對於自己的根源所知甚少，就像現今的大多數人一樣，宗派「標籤」已經毫不重要。他們按着各種不同的原因來選擇地區堂會——或許由於他們感到賓至如歸，讓他們在其中結交朋友，或許它安排了各種最適合他們屬靈需要的敬拜和團契形式，或許它提供了他們渴望兒女得到的服務等等。但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是由於它的「循道衛理宗」頭銜或是告示板上的甚麼名號。大多數這樣的人都有興趣認識他們如今所屬或參與其中之基督大家

細想自己所屬的地區堂會。你們當中，誰珍愛循道衛理宗的特色，視為其基督信仰 DNA 的一部分？誰感覺自己不過猶如其他基督徒一樣，只是享受着循道衛理會友的款待？

庭的一點根源和固有特質。我在此把它寫出來，不是要給大家上一門歷史課，而是想藉此鼓勵大家深切體會，就像他們大多數人一樣，人們最初加入循道衛理宗並不是想成為一位「循道衛理會友」，只是作為循道衛理信徒卻意味着他們屬於一群渴望自己成為更好的基督門徒之人。其實「循道衛理會友」本來便是一個揶揄的稱號，皆因他們熱切及嚴格地追求一種聖潔的生活，力圖成為一群最佳的基督門徒之故。

約翰和查理士……渴慕與尋求

循道衛理宗的其中一個較為人熟知的根源，是它於十八世紀由約翰衛斯理和查理士衛斯理在英國創立。他們的生平在許多不同的文獻中均有詳盡的記錄，它們恰當地把兩人識別為偉大的基督教門徒和領袖。他們是一位卓越不凡的基督徒婦女和一位敬虔的聖公宗牧師所誕下之眾多孩子的其中兩個。他們在牛津大學受教育，以宣教士身分到美洲事奉了一段短時日，只是效果不彰。及後他們深深地經歷到上帝，塑造他們的生命，幫助他們此後多年帶領、事奉和策劃一項灌注基督徒生命力和門徒精神的運動。這次運動後來衍生了為人熟悉的循道衛理宗，或是更加確切一點，衍生了「一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他們兩人頗為不同，體弱多病的查理士被喻為一位較為出色的講道者和歌唱家，最讓人憶述的是他所撰寫的詩歌，其中部分至今仍被視為古往今來的最佳篇章。約翰的身體較為建壯，被喻為一位傑出的籌劃者和「實際的」宗教思想家。他把許多源自不同地方的思想和實踐方式糾結在一起，也同樣地把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的經驗交織起來，給舉國上下的不同群體提供了一些遠象和方法，使他們在他的領導下「聯繫」起來，分享一種作門徒和為基督作見證的共同模式。

當你讀到一些關於查理士和約翰的著作，或是更好地讀到一些他們寫及自己的作品時，有一點是明顯不過的，就是貫穿他們一生，兩者都同樣擁有一份從不歇止，要變成一位更好的基督門徒和變得「聖潔」的熱切渴望。

耶穌啊，確證我心中那股

為祢工作、說話和思想的渴慕之情；
仍讓我護衛那團神聖之火，
攪動祢在我裏面的恩賜——
使我全然聽從祢那完全的旨意，
重覆演繹我那些信心與仁愛的舉動，
直至死亡一刻，祢無盡的恩慈封印，
完成了整個獻祭為止。

(查理士衛斯理)

「至高真神」(“O thou who camest from above”)

《聖詩集》(*Hymns & Psalms*)

我所意謂的循道衛理會友，是指一群宣稱追求心靈與生活……
聖潔，一切內在心思與外在行為均合乎上帝旨意的人。他們極
度重視信仰的統一性，經常學效他們所敬拜的上帝……特別是
祂的公義、憐憫和真理，或是那份充滿內心、掌管生命的普世
大愛。

(約翰衛斯理)

結果，早期的循道衛理運動變成了創立者和那些加入他們行列的人們，找着

「循道衛理宗」和「一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這兩個術語到底有着甚麼含義？

如何表述這些渴慕之情的主要背景。

門徒造就的「架構」

循道衛理宗的原初「架構」本來是一些鼓勵及幫助人們變成更好之耶穌門徒的安排，主要說明了他們為何如此。最先出現的是那種門徒精神的渴望，繼而很快便產生了「架構」，因為它們能夠更好地實現那個心之所繫的目的。

會社 (*Societies*)

約翰衛斯理講述人們怎樣來到他那兒，尋求一種更深刻的基督信仰。今天我們會把這些人形容為一批「尋索者」或是踏上「屬靈旅途」的人。他們請求他「付出一點時間與他們一起禱告，指導他們如何逃避將來上帝的憤怒」。因此，他「指定了一個他們全都能出席的日子，從此以後，每個星期也是如此，就在星期四晚上。」他忠告、教導和鼓勵他們，每次在聚會結束之前，他總會作出一些「適合他們各種需求的祈禱」。這些聚會被稱為循道衛理「會社」，是一個當時常用的詞彙，用來描述一群為着某些特定目的或共同興趣而走在一起的人的聚會。約翰衛斯理把循道衛理會社形容為一伙「有着共同敬虔形態，尋求上帝大能的男男女女，他們聯合起來，為要一起禱告，領受勸勉言詞，並且在愛中互相守望，以致他們能夠彼此相助，制定得救的方案。」

班會 (*Classes*)

在會社出現之後不久，它們便被劃分為一些人數更少的群體，稱為「班會」。就像會社一樣，班會的成立就是為了促成一種更好的基督教門徒精神。每個班會大約十二人，有男有女，一起聚會。它們各自有着一名班長，期望他至少每星期探望班員一次，詢問「他們的靈性進展如何」，並且在適當情況下「忠告、督責、安慰和勸勉他們」。在成立班會的初期，班長會給個別班員作家訪，但是不久之後，便改作每星期聚會一次。

他們假定及期望所有的循道衛理會友均同時屬於會社和班會，並且出席它們兩者的聚會。這種情況以「會友制度」(membership) 的形式標示出來，通常每三個月便會給那些參與者分發一張會友券。

小團 (Bands)

有些循道衛理會友隸屬於一些規模更為細小的群體，稱作「小團」。同樣的，它們的存在目的都是為了深化箇中成員的門徒精神，特別是透過懺悔、問責和禱

會社、班會和小團的成立宗旨和活動，在多大程度上，與你所屬的地區堂會的成立宗旨和活動相似？

告等形式來予以實現。小團傾向以自組及「單一性別」的形式出現——男與男聚會，女與女聚會。

聯繫關係 (Being in connexion)

發展得如雨後春筍的循道衛理會社和班會並非一些獨立自主的群體，它們以各種重要的方式彼此相連。這種情況的出現，最初源於約翰衛斯理本人的職事。成為一個循道衛理會社，意味着它需要服膺在約翰衛斯理本人的「聯繫」底下。這表示它需要接納他的領導，採納他的教導和著作所倡議的門徒模式，並且隸屬一個包括其他循道衛理門徒的延伸網絡。然而，無論約翰衛斯理如何努力不懈，他也分身乏術。因此，打從一開始，「巡迴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s) 便分擔着他的工作。為了在那些循道衛理會社中進行講道和牧養，這群領袖需要服膺在約翰衛斯理的「聯繫」底下，這等同接納他的領導、教導和「紀律」(discipline)，以便帶領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正如他們的頭銜所標示的，這些巡迴傳道人協助帶領若干會社，假以時日，這些循道衛理會社便成為了後來的「聯區」(circuits)。這等安排讓眾人彼此合作，更為一個發展蓬勃的造就門徒運動提供了架構、資源和互勵互勉的環境。

早在 1744 年，約翰衛斯理聚集了循道衛理宗的傳道人，虔敬地給他們授予上帝的工作，識別上帝的旨意，隨後作出一些決定，塑造了那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之人的生命。這種每年一度的會議至今仍然保存着，稱為「年議會」(The Conference)，而「一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即是今天的循道衛理公會——則被簡稱為「聯繫會友」(The Connexion)。

這些地區架構和中央架構一起促成了一個網絡緊扣之門徒運動的蓬勃發展，給個人、鄰舍及國民的生命帶來了美好的改變和更新。

我們到此已能夠察覺到幾件事情。

目標鮮明的架構

一份意欲成為基督門徒的冀望清楚地塑造了循道衛理宗的早期架構。我們大抵不必感到奇怪，今天一些循道衛理會友所經歷到的那種神賜憂慮，源自他們覺得循道衛理宗已不再是一個能夠促成基督教門徒精神的最佳架構和模式。這種憂慮或許是由上帝的靈所激發出來，倘使如此的話，我們便可期待在試圖回應及判辨前路之時，得着上帝的啟示和指引。

當然，單純修改「架構」中的某些部分並不能帶來一個理想的改變，不能因為你建成了一間新車房，你的座駕便會煥然一新！因此，改變「架構」並不一定是我們試圖去做的首要事情。對於基督徒而言，更為重要的是要一起認真地、虔敬地探問哪種「架構」最能實現那些經過共識的宗旨和目的，繼而從那兒起步。這會帶來一些代價高昂的選擇。一個群體或一間地區堂會可以同意各式各樣的宗旨和目的，但是由於他們是基督徒，他們必須讓上帝呼召和異象的意識塑造這些宗旨和目的，這點是十分關鍵的。「我們認為上帝有何心願？」這個問題與「我們想做甚麼？」大相逕庭。

如今，雖然改變架構本身的確不能帶來一種需要或期待的深刻改變，但是架構也絕不是可有可無、毫不相干的。它們能夠帶來成效，也可以造成阻礙和壓抑，又或是各有一點兒！一個健全完善的架構能夠成就一切，但是一個千瘡百孔的架

構卻無法辦到，不管那是一道橋樑、一幢建築物，或是一個組織——甚至如教會一樣的基督教組織。同樣的，一些曾經幫助某個群體實現那些經過共識的宗旨和目的之架構，在經過一段時日之後，可以逐漸變成一種阻礙或妨害。當出現那種景況時，我們便需要鼓起勇氣，記着一切架構當由異象和呼召感所決定，而不是倒轉過來。這番體悟促成了「聖潔與風險」聚會中談及的「敬虔冒險」(Godly risk-taking)，而且它還處於原初「重組使命」行動的核心之中。

彼此關連.....

關於循道衛理會社和班會的一個特別顯著之處，在於認為門徒生活需要信徒之間互相鼓勵和幫助的那份毋庸置疑的假設。你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而成事。循道衛理會社是「一群男男女女，聯合起來，為要一起禱告，領受勸勉言詞，並且在愛中互相守望，以致他們能夠彼此相助，制定得救的方案。」對於今天那種個人化靈性與門徒生活的趨勢，這是一個值得欣然接受的修訂。對於循道衛理會友而言，所謂作門徒意味着涉及其他人在內，與他們彼此相屬。我們並非全然一樣，但那不打緊，因為當我們愈是各式各樣，我們便愈是「整全」。

問責

彼此問責這個念頭同樣深藏於循道衛理宗的門徒精神之中。人們不是歸信基督教，而是歸信耶穌基督。一些初信的基督徒，就像那些尋求約翰衛斯理幫助的人，均渴望成為耶穌的門徒，禱告、敬拜，活出他們的信仰。然而，這不表示他

閱讀馬可福音的首六章，留意耶穌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揀選那些平凡不過的朋友，耗上光陰來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生命、關懷他們所愛的人、教導他們、向他們分享各種思想和價值觀、信任他們分擔自己的使命、聆聽他們的經歷、挑戰及毫不保留地使用他們。

我們的地區堂會在甚麼程度上模仿着耶穌的門徒塑造模式？

們懂得箇中竅門。他們必須進入一種能夠讓他們受教於如何成為門徒的環境中，被賦予一些說明何謂追隨基督的典範實例。對循道衛理會友而言，這等環境就是會社和班會，讓眾人在其中得着彼此的支援，一同學習怎樣作耶穌的門徒。

上帝的全體子民？

我們毋須試圖把二十一世紀的平等觀念植根在十八及十九世紀人們的腦袋中，但是在那個時期，循道衛理宗聚會那種兼容並蓄的特色已是相當明顯的。不論男女皆可加入成為循道衛理會社和班會的一分子。在很早階段已有女性班長出現，儘管她們的數字遠遠不及男性那麼多，但是對於英國循道衛理公會而言，「女性領導」的觀念卻從不如某些基督宗派教會那樣成為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課題。此

外，還有一些故事講述到在那個較諸今日更為看重階級觀念的時代中，一位工場或工廠裏的低級員工波柏，如何成為其老闆威廉的班長。對於他們兩人而言，在門徒精神的背景底下，這種情況是絕對容許的。

或許最為重要的，是循道衛理宗那種讓平信徒有份參與的做法。縱使衛斯理兄弟和少數按立牧師確實行使着他們在循道衛理宗的領導角色，但是絕大部分的傳道人和會社及班會領袖都是平信徒。難怪許多人把循道衛理宗簡稱為一個「平信徒運動」(lay movement)。當中無疑有着種種的領導和權威，但是他們必須承擔門徒能夠和應當為眾人福祉而彼此牧養的責任。我們已經留意到今天的循道衛理牧師原初都是一群「巡迴傳道人」，他們探訪會社、傳講聖道、鼓勵信徒，有時還要執行紀律。然而，那些會社本身——正如它的稱謂所指出的——卻主要倚賴着今天我們所描述的「眾人牧職」(every member ministry) 的觀念之上。不少循道衛理會友皆為着這些根源而引以為傲。

到了今天，總議會——英國循道衛理公會的最高決策機關——是由數目幾乎均等的平信徒和按立人員所共同組成的。一些屬區宗教大會 (district synods)、聯區會議 (circuit meetings)，和地區堂會內務委員會 (local church councils) 等等的成員主要都是平信徒，而大部分循道衛理公會的敬拜活動都是由本地(平信徒) 傳道人 (local preachers) 承擔。自從 1932 年，當循道衛理宗的三個主要分支 (原初循道宗 [Primitive Methodists]、聯合循道宗 [United Methodists] 和衛理循道宗 [Wesleyan Methodists]) 聯合起來，組成今天我們的循道衛理宗教會那時開始，

便一直有「平信徒會長」(把這個職位稱為副會長似乎有點兒誤導)的出現，與擔任總議會會長的教牧人員平起平坐。

但是今天不少人認為循道衛理宗已經變得過於「聖職人員化」，質疑當代的循道衛理宗還算不算是個平信徒運動。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小組諸如「循道衛理宗內務委員會」(Methodist Council)和「聯繫領袖座談會」(Connexional Leaders Forum)等等，其成員大多來自教牧同工。副會長慘被看為地位低於總議會(按立)會長的一個職位，殊不重要。今時今日的循道衛理牧師傾向仿倣其他教牧人員的模式，而循道衛理教會的生命也愈來愈像許多其他不同的宗派。結果，雖然

假如「上帝全體子民承擔牧職」這個理念不獨是一句口號的話，當中應涉及甚麼東西？它會如何重新塑造你的門徒精神？在你的堂會中，你看到牧師擔綱甚麼主要角色？這些角色與牧者實際付出的時間是否匹配？

平信徒在循道衛理宗的架構裏仍然保有他們的職位，但是在欠缺各種平信徒擔任角色的情況下卻無法有所作為，其生命再沒有圍繞着已往那種「在愛中互相守望」，並且為要成為更佳門徒而互相問責的觀念而被塑造。英國循道衛理宗長久以來都贊成「上帝全體子民承擔牧職」，但是把理論上的點頭贊同，轉變為主動尋索它今天對於我們意義為何，而一旦識別到其中意義，即制訂下來並嚴格執行，是我們現時面對之一個最為重要的策略選擇。

互相「聯繫」……

我們已經認識到循道衛理會友對於那個一般寫作「聯繫」(connection) 的字詞有着獨特的串法和應用，他們把它寫成「聯繫」(connexion ; 十八世紀一種正規的修辭)，談及「聯繫關係」(the Connexion)、彼此「聯繫」，和「聯繫精神」(connexionalism) — 有些人認為這些術語的獨特之處，就是循道衛理宗信仰的「X」因素！事實上，循道衛理會友把這個舊有串法和特別用途保留下來，表明了它的持續意義。循道衛理宗的根源是一個透過約翰衛斯理的職事、他所設立的總議會和巡迴傳道人，以及較早時陳述過的聯區各方彼此「聯繫」的一次門徒運動。我們在此將會花多一點篇幅來探索這個「X」字母的當今意義，並且思考將來的循道衛理宗如何變成一個「聯繫的」門徒運動。這是一則重要的對話，也是一則關乎今天許多循道衛理會友的對話，正如「聖潔與風險」宣言所清楚表明的：

縱使我們面臨着各種的挑戰和質疑，但是我們始終不會放棄彼此之間的「聯繫關係」，矢志尋求一些嶄新而重要的方法，讓我們這種作為基督門徒生命的互動關係能夠在其中實踐出來。

簡單來說，「聯繫精神」是一個被用作描述循道衛理會友刻意彼此關聯、共同連繫的原則和實踐的術語。有些人認為它是循道衛理基督教信仰與門徒精神的核心，另一些人則對此一無所知，還有一些人知道它的存在，但卻認為它業已過

你認為聯繫精神重要嗎？對此一無所知？還是認為它業已過時？現今你的立場如何？為甚麼？

時。循道衛理會社已經變成與大多數教會一樣的「地區堂會」，這種轉變委實利害參半。儘管今天出現了一些能夠促進造就門徒的新模式小群，那些「班會」與「小團」的組織，以及它們內在那些造就門徒的主要元素基本上都消失了。自從早期的循道衛理宗以來，聯繫精神也有着它的改變和發展，也許較諸會社和班會為甚，只是它始終陪伴着我們，共同塑造我們的生命。

身體的每個部分.....

正如我們一個身上有好些肢體.....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
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

(羅十二 4-5)

地區堂會、聯區和屬區等各自都有其相對的自主性,它們彼此同意互相隸屬,好使聯繫精神得着有意義的落實。若然循道衛理宗的任何部分出現缺裂的話,聯繫精神便會戛然而止。雖然「聯繫」這個字詞經常被用來描述循道衛理宗的總議會、內務委員會或是聯繫團隊(Connexional Team),事實上「聯繫」就是我們教會的每一個部分。它並不意謂着「他們」,而是「我們」。我們就是一群聯繫會友,我們共同的生命表達了我們的聯繫精神。每一群會眾、每一間堂會、每一個聯區和地區都是聯繫的一部分。每個部分均代表着它的整體,這清楚說明了為甚麼各自不可獨善其身。循道衛理宗的起源全仗於各個地區的門徒群體,他們恪守那些彼此認同的守則,一同領受那些周遊於不同會社之間的牧者的教導,藉

着敬虔的商議，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問責，達至共識。今天的聯繫精神同樣被類似的動力塑造。對於今天而言，到底「在愛中互相守望」是甚麼意思？「替某個身無分文的班員支付一分錢班會週費」是甚麼意思？領受及分擔上帝的使命又是甚麼意思？至於一起有策略地統籌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之信徒的使命和見證，也是聯繫精神內裏的本質。

從屬

聯繫精神不等同中央集權，與此相反，它鼓勵循道衛理教會內部關乎任何議案的決策，如非必要，都不應該由一個「更高層次」的組織來拍板。這稱為「從屬」原則，也是近年來一直塑造着循道衛理宗決策制訂的一個愈來愈重要的元素。毋庸多言，有些循道衛理會友認為這是一件好東西，必須竭力持守；但也有另一些人認為聯繫的影響力正在遭受削弱，而循道衛理宗很快便會淪為一間「地區性」或「會眾制」的教會。

的而且確，在地區堂會、聯區、屬區、總議會和其他聯繫群體之間，今天較諸過往總有着一種更為重大的權力和責任分配。同樣的，箇中理解也是關鍵一環。「從屬」讓人有一種「他們」把某件事情「卸給我們」的感受，導致怨恨，那將會是我們的致命傷。「從屬」若被理解為鼓勵我們選擇有所作為的決定，並且具體實踐對門徒運動的持續委身，則可使我們朝氣勃勃。當聯繫的每個部分均能認識到自己的真正身分——與其他聯繫成員互相依賴、彼此關連時；當它向當

代的門徒造就分享自己的故事、自我的理解、所面對的挑戰和一份更新的委身時，聯繫精神便會得着強化和更新。倘若每個部分都不從這些角度明白自身的角色，整個教會的聯繫精神便會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宣教使命

就像所有其他循道衛理宗架構一樣，聯繫精神的主要意向是宣教使命，以及在循道衛理宗傳統中選取一種能夠造就門徒的模式。讓我們審視一系列這樣的例子。

巡迴佈道職事 (*itinerant ministry*)

聯繫精神的其中一個元素，可以追溯至循道衛理宗的起源，就是循道衛理傳道職事的本質，尤其它是一種「巡迴的」佈道職事。循道衛理宗在擁有定點牧者之前，早便有了巡迴傳道人。

循道衛理宗的教牧人員，不論是牧師或會吏，都是受任於整個教會的。他們被差派往不同的聯區，而不是受命於某群特定的會眾，從而被總議會指派「駐」(*stationed*) 在這些堂會中。循道會聯區通過它們的領導架構，決定那些牧師、會吏、地區傳道人，以及愈來愈多擔綱各種不同角色的平信徒員工，怎樣在他們所屬的聯區中履行職事。聯區也參與在一個過程之中，整間教會據此試圖鑑定出一種讓牧養職事和職位任命能夠互相「匹配」的方法，俾能透過教會的職事進一步強化上帝的宣教使命。這個過程的每個部分皆涉及平信徒和神職人員，在本質

和目的上均是聯繫性的。所謂的巡迴佈道職事，是由整間教會「差派」和「接收」的職事，展現了一間聯繫性教會的宣教委身。在循道衛理宗裏，教牧同工是被期望為一股主要履行宣教使命的人力資源，而不是一種受聘於地區循道衛理教會的勞動力。

循道衛理宗按立教牧的巡迴制度是現今一個備受激烈爭論的題目。

- 愈來愈多的牧師表示最好只把他們差往一些最適合他們事奉的區域，只有非常少數的牧者開始時表明願意因着不同的原因，前往「教會差派他們事奉的任何地方」。故此，巡迴制度是否已名存實亡？
- 預計在未來的幾年間，按立牧職的人手會繼續短缺，這是由於退休牧師的人數超過聽到「呼召」的人數之故。因此，這個制度是否可以持續下去？對策之一，是否應該更明確地挑戰信徒，考慮上帝的呼召，成為循道衛理按立牧師呢？
- 隨着今天不少循道衛理會友在自己的屬靈旅程中，或是透過「普世教會」的歸屬中，經歷到其他按立教牧的模式——例如一些地區教會的會眾在聘請(和解僱)「他們的」牧師時扮演着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到底巡迴制度還是否如其所聲稱的，一個最佳的差派任命方式？
- 久而久之，巡迴制度能否幫助信徒和牧者發展他們的門徒精神和傳道職事？它容讓一些事情「被看透」嗎？在一個日益分崩離析的社會裡，似乎需要以多樣化的事物吸引人們，在這時，對教牧和信徒而言，巡迴制度會容許專門化的傳道方法興旺嗎？在何種程度上，聯區正在幫助還是妨礙一個更靈活和

流暢的巡迴制度出現？

- 對於傳道職事而言，是否只有「會眾制」和現時的「聯繫制」兩種？兩者是否非此即彼？

一直以來，聯繫精神的原則均與巡迴佈道職事的觀念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只有一點還是不太清楚的，就是巡迴制度本身進一步受到侵蝕，是否造成聯繫制

你認為今天的巡迴制度有甚麼好處和弊處？

度的名存實亡。在甚麼程度上，當代的英國循道衛理宗可以二取其一呢？巡迴制度是否還能夠如其所擬訂的作為一個傳揚福音的宣教模式？是否還可以在一個與其最初出現時全然不同的世界中，成為一把造就門徒運動的呼聲？

分享資源

承諾分享資源是循道衛理會友彼此「聯繫」的另一個表達方式。這種情況可以清楚實際地見諸在某群特定的會眾或某個特定的地區中，代表着整間循道衛理教會的大「我們」(we) 和「我們的」(our) 宣教使命，與代表着自身堂會的小「我們」(us) 是同樣重要。共同肩負巡迴佈道職事是這種分享資源的一個例子，但卻不是唯一的一個。

以一間為了盡其所能投入上帝宣教使命而選擇分享資源之聯繫性教會來說，循道衛理聯區的運作方式是一個主要例子，是門徒精神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實上它也言之成理。為甚麼要把每個會眾群體中間的做法「推倒重來」呢？當每間地區堂會均能得到其他地區堂會的恰當支援，因而能夠騰出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實踐造就門徒事工的話，何解需要在每間地區堂會指派人們承擔各種不同的角色和責任呢？循道衛理會友知道那些擁有或多或少資源的地區堂會如何分享它們彼此之間的生命，是見證和互相聯繫的一種重要行動。

在「策略」層面上，分享資源也是合理的。我們還沒有完全實現那些天國機會，它們本是由於我們敬虔地制訂如何在某個地區、城市或區域中計劃及塑造循道衛理宣教使命和牧養職事而產生的。我們如何能夠補足其他基督教會的傳道事工，而不是複製它們呢？我們如何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專注在那些基督教牧養與宣

教事工所沒有觸及的人們呢？我們如何能夠矢志保留那些在財政上「虧本」的牧養事工，只因那對我們之使命是關鍵的？我們如何能夠委託別人前往那些最需要他們，也是最能發揮他們所長的地方呢？我們如何能夠活出一個循道衛理門徒的樣式，引述約翰衛斯理的一句話：「把全世界看為自己的牧區」，而不是把牧區當作我們的整個世界呢？

聯區，就如巡迴制度一樣，是今天一個引起激烈爭辯和強烈感受的課題。有些人說：任由每間地區堂會各自發展，不是更好嗎？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我們反正有着太多的堂會！難道這種攤分微薄資源的做法不是只會徒費氣力，妨礙着宣教與門徒訓練等事工，並且勢必將整個聯區拖垮嗎？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問題。這種分享資源的做法很容易被視為單純自保的情況，但是它的骨子裏卻完全合乎基督信仰和宣教主導的精神，並且是門徒造就運動彼此關連的一種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這說明了為甚麼一些我們預期他們會唾棄聯區觀念的「新教會」領袖愈來愈安分於這種做法。不少「新教會」接納了這種「網絡」觀念，今天有些人覬覦「聯區」這種被他們清楚認定為策略性宣教潛能的東西，還有一些門徒小組為着上帝國度裏一些更為廣闊的目的而委身於彼此的「聯繫」之中。

因此，對於聯區仍然是今天聯繫制度的一個主要表達形式，我們不必為此而感到驚訝。循道衛理宗把它們視為其宣教使命和牧養職事的首要重點。地區循道衛理堂會擁有充分的自主權——較諸它們有時以為或體會到的，或是較諸別人相信他們所應該擁有的還要多——只是它們終歸不是「獨立的」，而是服膺在「聯繫」底下，因而與其他堂會分享着彼此的資源——生命、牧養職事、宣教使命、敬拜、群眾、財產、時間、金錢、異象。

正如「重組使命」所倡議的，這一切更加說明了為甚麼現時整個循道衛理聯繫制度會致力檢視聯區模式，並且認真地探索它們如何能夠更好地成為原被設計

對你而言，聯區制度的可貴之處是甚麼？它所帶來的惱人包袱又是甚麼？

及構造出來的那些履行使命、塑造門徒的實體這一點是如此的重要。現時，我們有數以千百萬的英鎊儲存在地區堂會及聯區的帳目中，提供了一筆必要的資金，讓一切事情可以落實推行——所欠的只是一份意願！

聯繫精神還有其他不同的表達方式，包括較早時我曾在此粗略提及的資源分享。舉例而言，當一幢堂會建築物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關閉並且出售了，誰會得到那筆金錢？我們又會怎樣處置它？很顯然，那些獲利會由當地聯區和一筆由

中央管理的基金所攤分，那筆基金主要用來資助聯繫體制下那些有迫切宣教需要的地方。所有決策者均被鼓勵動用這些資源去實踐一些宣教和塑造門徒的目的，而非支援一些舊有的方式或是一些開了頭卻困難重重的事工。聯繫精神需求一種視野廣闊的「植堂」策略和人力資源。

每間循道衛理地區堂會和聯區共同承擔整個循道衛理教會的營運成本，這本身便是一種聯繫精神的實際體現，稱為「財產估量」。或許沒有哪一間英國境內的地區堂會不會時刻質疑為甚麼它們需要把「自己的金錢」給予「它們」。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它們處於艱難時期的當兒。循道衛理宗的回應是要提醒我們彼此服膺在「聯繫」之下的現實，意即一些我們渴望推行的宣教和牧養事工絕對可以藉着另一種方式，在另一個地方，透過另一些人來成就。部分財產被用作支援某些屬區的牧養事工。近年來，循道衛理宗給屬區事工賦予了一些更為重要的角色和責任，並且賜予它們愈來愈多的資源去承擔那些事工；部分財產給放置在聯繫架構的支援上，例如培訓學校及周年總議會大會；部分財產則用來資助聯繫團隊的工作，那是一群受聘或接受委派給全體聯繫會友提供服務及資源的人士。

聯繫團隊可以被理解為全體聯繫會友的僕人，它按着一個龐大組織的需求辦事。這組織每週有超過七十五萬人次走過它的大門，擁有超過二十五萬位成員，大約一萬名地區傳道人、二千名活躍的教牧同工，數百位在聯區、屬區及海外作為宣教夥伴的平信徒僱員，以及大約五千七百個教會產業。聯繫團隊代表着整個聯繫制度，也為了整個聯繫制度的好處，某些事情是它所能夠和必須履行的，而這些事情往往是我們不應該或不可能期望每間堂會或每個聯區，甚或屬區或「區域」去提供及投放它們自身的專業知識的。

然而，聯繫團隊也需要協助領導全體聯繫會友，藉着研制一些策略來讓全體聯繫會友完成他們的使命，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法來獲取成果，為整個教會準備資源而不單在乎它的治理群體，與其他夥伴一起承擔屬於自己的、配合今天上帝旨意的、作為循道衛理宗一分子的聯繫責任。

好像甚麼？以下那段文字讓大家稍為了解一下聯繫制度指示或邀請聯繫團隊為自己與其他單位所一同承擔的各類事情。

網站、服務台、財務、制訂預算、退休金、普世教會夥伴、撥款及產業事務、新聞及消息發放、安全條例專業知識、人事、福利及憲法事宜、監督教牧人員考核過程、代表整個教會發

言，如在公開場合中、向政府和普世教會夥伴發言、探討教會需要哪些授權推行的牧養事工和應該怎樣裝備它們、承擔一些有限期的計劃去廣泛探索對於教會的宣教使命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還有更多更多……

你最渴望聯繫團隊能夠為你作甚麼？哪些現時由聯繫團隊所履行的事情是你認為應當交由地區堂會或聯區來承擔的？

聯繫制度的「普世精神」……

就像基督教裏許多美好和正確的事情一樣，既然聯繫精神「出現了」，便當予以恰當的神學反思。當我們這群循道衛理會友碰巧 / 順應天意採納了這種共同生活的模式時，聖靈正在作些甚麼呢？我們是否應當繼續投入其中？循道衛理公會總議會就着教會本質這個主題所發出的那份宣言「蒙召去愛和讚美 (1999)」(Called to Love and Praise; 1999)，其中若干篇幅論及聯繫精神的神學本質，雖然已有其他人士探討過，但它依然是這個課題的最佳研讀材料。

有些人指出上帝的本質是神聖的三位一體——父、子與聖靈——實為彼此內在關聯的一個完美典範，而聯繫模式便是以人為組織的方式將它體現出來。另一些人認為這種說法走得太遠！聯繫精神也表達了那道不平凡的真理：所有基督徒藉着基督而屬乎上帝，因而也彼此相屬。這說明了為甚麼當復活耶穌於大馬士革路上與那位逼害「基督徒」的掃羅相遇時，祂說：「掃羅，你為甚麼逼害『我』？」我們共有一位上主，分享着同一個信仰，接受了同一個洗禮，進入基督裏並且隸屬於祂那「唯一的教會」。透過友誼、責任、共有的行事習慣和組織架構等人際

間的彼此倚賴，我們可以正確地表達這種靈性上的互為依存。

新約聖經中「團契」(*koinonia*) 這個希臘字詞——其根本意思為「召集在一起」和表明信徒「在基督裏的一種共同生活」——表達了所有基督徒藉着基督互相關連。不管是本地的、國內的，或是跨國的基督徒群體，他們都被激勵去與其他信徒彼此「團契」。這種互相關聯的狀況以各種奇妙的方式顯現出來。那種「聖徒相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 的互相關聯，就是指我們與那些如今較我們「早登天國」的信仰先賢們的一種團契方式。基督徒與上帝的永恆家屬彼此「聯繫」，同時也與其他基督徒互相關聯，包括那些尚未成為基督徒的人，尤其是那些此時此地與我們一起肩負牧養職事與宣教使命的信徒。循道衛理宗承認儘管這種

「團契」最終變成了「一間教會」，但是其根源終歸是整個基督教會裏的一項門徒運動。因此，假使我們認定今天當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實踐這個深邃的目的的話，循道衛理宗對此必須非常認真看待，為了使它依然處於核心之中。舉例來說，上帝透過「本地普世教會合作夥伴」(Local Ecumenical Partnerships) 或「聯合地區」(United Areas)，或是那些讓我們與其他基督徒建立了恰當關係的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的各項契約來向我們說些甚麼呢？那道關乎「普世門徒精神」(ecumenical discipleship) 的問題尖銳地探問我們，到底是我們的建築物較為重要，以致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忠實地依存於它；還是整個基督教會的見證較諸我們所鍾愛的宗派傳統和在某個社區中的資產來得更為重要呢？

在你的社區中，哪些循道衛理宗的元素是你不願意為着基督教會那種更大而可見的聯合而作出犧牲的？從門徒精神的角度來看，循道衛理宗可以給其他基督徒帶來甚麼貢獻？

隸屬世界循道衛理宗的大家庭

「團契」這個字詞提醒我們所有宗派和傳統都是在基督裏「被召集在一起」的，成為一些較諸它們為大的東西的一部分，而循道衛理宗的聯繫精神也是如

此。這種特別的「聯繫」觀念延及一個世界性的循道衛理基督教「大家庭」，這個大家庭有着七千多萬的成員，至於英國循道衛理公會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這或許會使人感到奇怪——但我卻認為它很奇妙——英國循道衛理公會的每位成員本身便是「循道衛理宣教公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成員之一。在一個大多數人都不太看重甚麼正式會員身分的時代裏，我卻認為單單這個事實便足以說服別人成為一位循道衛理公會的成員。我們應當更加看重這張每年授予那些對於這份正規歸屬忠心不二的人們的會友券。

這種成為「循道衛理宣教公會」一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晚期，以及於 1818 年通過成立的「衛斯理——循道衛理宣教公會」(Wesleyan-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這段歷史指出循道衛理宗在把自己正式認定為一間「教會」之前，是以一個宣教公會的身分自居的。「教會」這個稱謂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有了「會友券」之後才告出現。循道衛理門徒把自己看為一群「宣教人士」，在自己所屬的社區中及世界各地履行宣教職務。按着各自的投身情況和資源分配，通常把兩者分別稱為「本地宣教」(home mission)和「海外宣教」(overseas mission)，而循道衛理會友卻往往肩負着一份不易勝任的擔子。這種作為一個宣教群體的本能驅使循道衛理會友和循道衛理精神積極地參與在發展、援助、救濟、政治，以及每個關乎公義、公平與和平的重大課題之中。這種情況今天仍然持續着。

至少有兩個基本的神學信念過往激發——現在仍然激發着——循道衛理宗這種對於靈性及社群性門徒精神的深切委身。首先是那種「全部」(all-ness)的信念，

認為所有人皆需要及可以憑藉那位為世人捨命的基督而獲得拯救，故此認識及事奉主耶穌基督實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其次是一種源於「大」聖靈所秉持的「大」觀點。循道衛理會友往往會盡其所能地接受聖靈的充滿——倘若某個服膺「聖潔」的運動沒有得着聖靈充滿的話，那便會讓人感到十分奇怪。循道衛理宗無疑是促成五旬宗傳統出現及後來「更新」運動的其中一條主要支流。然而，循道衛理會友卻從沒有認為聖靈的角色已遭教會「禁錮」，認為祂的主要或唯一角色便是「祝福」上帝的子民。那番對於上帝聖靈的理解實在過於狹隘。循道衛理會友本能地接納新約聖經中聖靈那種主導的角色，祂是把上帝事情啟示出來的那一位，是宣告世人有罪，也是引領世人悔改的那一位。祂是四處顯現、臨在於所有上帝創造物裏面的那位聖靈。祂不像一位把上學遲到的孩子快快趕出家門的父母般在教會「背後」噓噓地催促它，而是站在上帝子民的「前頭」，敦促他們成為普世的基督門徒。簡單而言，循道衛理會友假定了不論他們作甚麼，不論他們碰見了誰，也不論他們身處何方，上帝的聖靈早已待在那兒，唯一的挑戰便是參與其中！

因此，循道衛理會友傾向理解他們所居住的是一個複雜的、奇妙的、有需要的和奧祕的世界，他們期望活在一塊廣大的地圖上。

今天在這個因着移民、戰亂、經濟及人才僱用等原因而造成的全球性處境中，循道衛理宗的基督徒「到處遷徙」，把「普世教會」帶到「這裏」，而不只是昂首眺望的「那兒」。從前的那群「小孩」已經長大了，在基督裏成為弟兄姊妹，

組成了一個美好的家庭，有着一些我們應當感到興奮和自豪的特質、恩賜和信仰。在這個家庭當中，有些人會處理一些我們只會感到頭疼的事情，這種互相配搭的關係實在是一份何等奇妙的恩賜啊！我們在基督裏的合一，我們彼此聆聽、互相學習，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活在這塊廣大的地圖上，藉此來塑造我們今天的門徒精神和宣教使命，這實在是何等的重要啊！

你所想及的聖靈有多大？對你來說，成為世界循道衛理宗大家庭的一分子有何重要？你所活在這塊「地圖」又有多寬廣？

一個代價高昂的身分決定

把聯繫精神等同「團契」或許有點說過了頭。循道衛理宗興致勃勃地談及「聯繫」的同時，新約聖經卻從沒有談及「團契」。雖然如此，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還是激發及鼓舞着我們接納及相信聯繫精神不單是一種關乎人類務實主義的東西，或是單純為一種組織架構的模式，當另一個架構出現時便可以把它輕易解散一樣。恰恰相反，聯繫精神有着一個穩固的基督教基礎，在實行之時我們能夠及應當相信我們正在討上帝的喜悅，以一種接納及容讓聖靈充滿和指引的方式來實踐它。

英國循道衛理宗在聯繫精神的各個不同層面上站於十字路口當中。「聯繫」制度無疑讓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在某段時期內成為英國歷史中發展最為迅速的基督徒群體。然而，那些曾經幫助及激發相互的門徒精神，並且協助塑造一個宣教士門徒運動的東西，如今也正正在那些基礎上遭受質疑。在那些非常傳統的環境中，就如那些宗教運動一樣，一些為着某個宣教處境而構想出來的架構，在另一個宗教處境裡似乎會淪為對有效宣教的攔阻，而這些架構往往會延續一段長時間。因此，今天有些循道衛理會友神往地注視着其他果實更為繁茂豐盛

的教會模式。不無諷刺地，一些不屬於循道衛理宗的人士卻對我們的聯繫制度羨慕有嘉，視之為一顆無論如何都不可拿來典當的珍寶。今天的循道衛理會友需要重新決定，到底聯繫制度是否一項對於他們十分重要、值得保存的特點。如果我們決定丟棄它，便需要虔敬地着手尋找一個嶄新的模式，從而趕緊把它拆除。如果我們選擇繼續這種彼此「聯繫」的關係的話，我們便必須探求一些嶄新的聯繫楷模，俾能讓我們今天做回「自己」。聯繫制度並不是一件循道衛理宗必須穿上的緊身衣，而是一種共同活出我們基督教門徒精神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認真地遵從着基督的命令——愛慕基督就是彼此相愛和愛護一切上帝創造物的意思。因此，聯繫制度的將來主要並不在於我們怎樣完好無缺地保存箇中的若干架構，而是關乎我們的心思與意念，關乎我們共同決定想要怎樣實踐一種當前的門徒精神 / 門徒造就運動。

哪些聯繫制度的部分是你最想作出改變的？假如循道衛理宗在今天重新開始的話，你會選擇聯繫制度這種模式嗎？

會眾與小組

無論是小組或大組，均有着明顯不過的循道衛理根源。看看原初的循道衛理會社和班會架構，與今天愈來愈多地區教會所採用的基督徒「會眾與細胞小組」彼此相屬之模式如何吻合，也饒有趣味。不少倡議這種模式的人把其聯繫制度連繫於早期的循道衛理宗，並且恰當地把它認定為基督教健康成長的一個途徑。今天的細胞小組與循道衛理宗的班會和小團不盡相同，而今天的會眾群體也並非直接等同於循道衛理宗的會社。雖然如此，許多循道衛理會友的地區小組，其基督徒彼此相屬的模式僅僅在於成為一位出席主日崇拜的會友，並沒有隸屬於一個真正為了深化門徒精神而設的「小組」，與自己那些關乎今天最能夠造就出更好基督門徒之「架構」的傳統和當前經驗，實是背道而馳。

為了造就一種更佳的門徒精神，「會眾與細胞小組」的總和較諸它們各自的部分還要大。因此，正如早期的循道衛理會友所知道的，同時隸屬於此兩者實在是最好不過。然而，假如真的需要在這兩種模式之間二擇其一的話，早期的循道衛理模式便會提議為了得着更佳的門徒造就，情願捨棄「會眾」而選擇「小組」。

一些教會會在主日當教友以會眾身分聚在一起的時候，尋找一些方法分享及談論當天主日講道、他們將於週一上午十一時所面對的事情，以及他們所面對的其他信仰議題等，好讓他們不需要在忙碌的日程中加插另一個聚會時段。你的堂會也是這樣嗎？

對於一些初信的基督徒而言，「細胞小組」尤其有效。至少，矢志讓自己成為一位更好的門徒，在「會眾」的公開崇拜中獲取每週所攝取的養料的循道衛理會友，

也應當反省如何重塑自己的聚會，來更好地配合那些細胞 / 班會的目的。

循道衛理法規容許一些規模非常細小的循道衛理會友會眾成為附近一間較大堂會的「班會」，但這往往只是掛名而已。一些由初信或資深門徒所組成的小組，它們的運作形式就像小組一樣，卻不似那些規模非常細小的會眾，他們為更佳的門徒精神開拓出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你所屬的地區堂會注重會眾還是細胞小組？你認為它們各自在深化門徒精神方面作出了哪些最好的貢獻？會眾與小組之間的主要差異在哪裏？從你對門徒精神的理解來看，你感到最需要的是甚麼？為甚麼？

小組各有許多不同的種類，並且懷着各式各樣的宗旨與目的，有些專注在敬拜方面，有些聚焦在禱告之上，往往為世上的事情和彼此代禱。此外，還有一些小組把焦點放在個人分享上，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那是我們的「安全地方」，讓我們可以在保密的環境中安心地做回自己。這等地方是非常寶貴的，滿載着基督徒成長的可能性。很多小組專注在學習與研讀之上，通常依據某個特定的課程，例如需時較長但卻令人滿有得着的「門徒」(Disciple) 課程，或是如今十分盛行的「啟發」(Alpha) 課程。

甚麼事情能夠促使你的堂會和聯區更好地投入於門徒精神之中？你準備怎樣引進它們？

其他一切不同的因素均會影響小組的動力，並且決定小組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提供讓組員成為更佳門徒的環境。

*小組當在哪兒聚會呢？*有時候在某個家庭中聚會是最好的，但有時候卻不然。地方、堂會和人事盡皆不同，因此，制訂舉行聚會的地點實在值得我們付出更多的心思，因為一個選擇錯誤的地方可以抹煞了不少潛在的好機會。

*小組應是永久持續的，還是有其時限？*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在乎它本身的宗旨和目的。一個研經課程通常會限定在若干星期之內便告結束，隨之或會有另一個課程在較後時間展開。然而，一個着重「個人分享」的小組卻往往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才能見其成效。我說「往往」，皆因一個建立良久的小組，其缺點就是難以讓新組員融入其中。因此，那些本為個人分享而成立的小組必須為其自身好處的緣故，定期檢視自己到底是否願意接納一些意欲加入他們的人，這樣做能夠時刻給小組帶來一番新景象和亮光。

*討論還是對話？*這個問題看似有點迂腐，只是一些專家卻認為在那些只會「討論」的小組與那些容讓組員互相對話的小組兩者之間是頗為不同的，後者會

有較大的空間來讓大多數人得以深化他們的信仰。近年一本最佳的、最受歡迎的英國循道出版社刊物是《談論上帝的時刻》(*Time to Talk of God*), 正如它的標題所顯示的, 它主要是以對話而不是以討論來作為它的風格, 並且藉此表達它的信息。

為誰而設? 人們各式各樣。就以音樂為例吧, 有些人喜歡搖滾樂, 有些人喜歡「嘻哈」(hip-hop), 或是民歌, 或是古典音樂。早期的循道衛理班會主要是以地域—家居之處—而劃分的, 但是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因素來制訂我們的小組, 例如年齡、共同興趣, 甚至是「性格類型」等等。得助於比已往更大的流動力和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今天不少小組已不再是單純的「地域性」了。

單一性別還是兩性並存? 今天大多數群體都是男女並存的, 實在找不到甚麼好理由不去這樣做。然而, 現今卻不斷湧現了一些專為男士或女士而設的「問責小組」(accountability groups) 和「盟約小組」(covenant groups), 在深化門徒精神方面, 它們似乎是一些特別有效的工具。在不少「新教會」網絡和學生會眾當中, 參與這類小組實在是一件自然不過、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像早期循道衛理宗時人們隸屬班會或小團一樣。一些與門徒精神相關的重要議題, 就是那些早期基督徒領袖所扼要描述為「世界、肉體與魔鬼」的議題, 如今都會被直截了當地處理。如果作為一個門徒沒有改變你的生命, 沒有在最深入的實際層面挑戰你, 叫你苦苦掙扎的話, 那還算是門徒造就嗎? 今天不少年輕門徒似乎認識到早期循道衛理會友所知道的事情, 反倒是我們這些年長一輩的循道衛理基督徒看似已經遺

忘一切。為着眾人福祉之故，門徒是彼此問責的。跟隨基督影響着每一件事情，不是生命的強化不而是生命的改變，它關乎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倘若不是如此的話，這種門徒精神實在不值一提。

思想一下你堂會中的小組，可以怎樣重塑它們，使它們能夠更有果效地深化門徒精神？

隨意加入？

加入循道衛理會社的條件也值得注意，很異常地，條款只有一道：那人必須「渴望逃避將來上帝的忿怒，並且從自己的罪孽中得着拯救」。箇中用語無疑有點古舊，但是它的信息卻是清楚不過：你加入循道衛理會社只因你渴望能夠盡力成為一位更好的基督門徒。由於循道衛理會社並不把自己看為傳統意義上的「教會」——縱使有些人認為它們是十八世紀英國最主要的一種「教會革新表述」——故此它們並沒有提及諸如洗禮等神聖禮儀的需要，也沒有像過往或現今一些基督徒群體那樣需要接受任何神學測試，或是需要承認一則正規的教義宣言。雖然他們將會展開一段信仰之旅，但卻甚至沒有假定尋求加入會社的人是一個已經「歸信」的人。

這道加入循道衛理會社的寬闊和激勵人心的條款，被不少人認定為一顆非常吸引及意義非凡的珍寶，它示意了一種福音的理解，以及上帝的啟示本質，對於不少的循道衛理會友而言，那是彌足珍貴的。上帝是滿有恩典的，福音是為所有人預備的。由於耶穌基督在我們還未知曉一切，或是以任何方式回應上帝之前，祂早已為着眾人而死，因此，循道衛理會友不單相信上帝拯救一切祂願意拯救的人，而且也相信上帝願意所有人得救。所以，每一個人都能夠領受基督，並且赫然知道自己是屬乎祂的。每一個人獲得了邀請，總在祈求以先便得到了上帝賜

予我們的東西。然而，「要求」尚在，我們將會於稍後看到。就是這種廣為邀請的福音信念，把循道衛理宗塑造為一個門徒造就運動。

守則.....

對於那些意欲成為循道衛理基督門徒的人的要求，或許更好說成是對於他們的自然期望，其實早在 1743 年，就在召開第一次循道衛理大會的短短幾年後所發行的「會社守則」(“Rules of Society”) 中闡明。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循道衛理會友會社一般守則》可謂言簡意賅。這份刊物以小冊子的形式印製出來，為要方便人們放在口袋裏隨身攜帶，並且作為一本基督徒生活的實際指南。循道衛理宗的「守則」，就像它的「架構」一樣，其設立目的是為了協助門徒運動的推動，說明了它何以被稱為循道衛理「教規」(discipline)。

約翰衛斯理寫道，當一個人渴望自己能夠得着拯救，成為基督的門徒時，「其靈魂裏所真正確定的信念，必會從它的果子中展現出來」。因此自然而然地，那些持續地參與會社和班會聚會的人便當繼續證明自己渴望成為基督門徒。曼斯卡 (Steven Manskar) 藉着浪子比喻 (參路十五 11-32) 來闡明這一點。這是一個關乎恩典的耶穌故事，講述上帝那份無條件的大愛，祂廣邀世人前來，即使是那些遠離上帝的人，為他們預備了一條回歸和得蒙接納的道路。曼斯卡問道：當我們在屬靈層面上「回家」，並且試圖活在「上帝家裏」的時候，會有甚麼事情發生？這是一個永不會曲終人散的派對？還是我們需要接受上帝所設定的「家規」呢？他構想了一段附加的福音經文，把它安插在浪子故事的末段。父親懷着極興奮的心情領回那位本已失去的兒子，大宴親朋。然而，在那段加插的經文中，提及在

第二天的清晨，那位回歸的浪子被喚起床，與家人一起吃早餐，一同禱告，然後便下田工作去了。

要在發出公開邀請和作出恰當要求兩者之間取得一個適切的平衡是非常困難的事。循道衛理會友時刻堅持那份邀請廣及每一個人，但是對於自己人而言，

在你的生命中，「施予和要求」是否取得了一種健康的平衡？你的堂會在初信者身上放置了甚麼明言或暗示的期望？

卻總帶着一些期望和要求。雖然我們那位滿有恩慈的上帝的確按着「我們的本相」接納我們，但是祂卻似乎不會僅僅滿足於此，任由我們這個模樣繼續下去。

三條簡單的守則.....？

好了，到底有甚麼守則？就是這三條：不傷害人、勉力行善、敬愛上帝。你是否感到驚訝，只有那麼幾條？而每條只是那麼寥寥幾字？這類守則無疑需要一些範例，而約翰衛斯理也給早期的循道衛理會友提供了大量這樣的例子。

他說：「不傷害人」(do no harm) 就是「避免行惡」(avoid evil) 的意思。因此，循道衛理會友不可以徒負上帝之名，他們不可以醉酒、與別人打架、爭吵、與其他基督徒對簿公堂，或做出一些明知不會榮耀上帝的事情來。此外，他們尤其不可購買或銷售一些「未經海關通過」(意即黑市) 的貨品，賒借一筆沒有能力償還的款項，或許籠統一點地「把財寶積攢在地上」。按着這條守則度日將能證明一顆矢志繼續成為耶穌門徒的決心。

「勉力行善」意即循道衛理會友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盡力向眾人廣施恩慈和憐憫。這份恩慈同時指向別人的身體與靈魂。善待別人的身體意謂着給饑餓者裹腹，給赤身者蔽體，以及探望或幫助那些患病或在囚的人。善待靈魂則包括傳揚福音、「指導和督責」、鼓勵所有碰見的人，並且給上帝的良善作見證。衛斯理認為循道衛理會友應該克己，天天跟隨基督，為主忍受各種羞辱與苦難。按着這條守則度日將能證明一顆矢志繼續成為耶穌門徒的決心。

「敬愛上帝」意味着「遵從一切上帝的律例」。衛斯理把它們列舉為公眾崇

拜、「閱讀或闡述」主道的職事、聖餐、家庭和私人禱告、查考聖經，以及禁食或禁慾。按着這條守則度日將能證明一顆矢志繼續成為耶穌門徒的決心。

到了 1779 年，年紀更大的約翰衛斯理寫下了一篇講章(第一〇七篇講章：「論上帝的葡萄園」(“On God’s Vineyard”))，其中他就着循道衛理宗的門徒造就方法提供了一段可能是最好的聲明。在循道衛理會友同時出席會社和班會的聚會，並且是兩者的成員這項假設上，他寫道：

沒有甚麼能夠較諸循道衛理宗的法規那麼簡單、那麼合理：它完全建基在常識之上，特別套用了聖經的一般守則。任何矢志拯救自己靈魂的人均可以與他們彼此聯合(這是唯一所需的條件)。只是這份冀望卻必須以三個記號來予以證明：避免一切已知的罪惡、憑藉基督的大能勉力行善，以及遵從所有上帝的律例。

任何留意到它們回應着舊約猶太律法中的誡命和新約耶穌之命令的人，他們

你對這些守則有何感想呢？它們應否仍然是今天門徒精神的核心？

總不致弄錯。

反思守則.....

我們值得反思一下這些守則，以及循道衛理門徒精神開始冒起時的這幅圖畫。正如較早時我們所指出的，這些反思是互相關連，而不是彼此分割的。

相應的守則

首先，這些守則顯然與一顆矢志成為**基督門徒**的決心**互相呼應**。它們在解釋門徒精神之前便已經把它表達了出來。循道衛理門徒精神的核心是信靠基督、追求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以及學習成為主的受教者。借用經典的基督教術語言之，循道衛理宗的門徒精神就是「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或是以今天的術語言之，循道衛理門徒竭力成為一群「耶穌子民」(Jesus people)，衛斯理寫道：

假使在整盤的基督教信仰中，有哪些教義可以被恰當地稱為根本的話，那便是.....稱義與重生。前者關乎上帝為我們成就的偉大工作，赦免了我們的罪孽；而後者則是上帝在我們裏面所施行的偉大工程，更新了我們墮落的本性。

植根聖經

這些守則明顯地本源於**基督教聖經**，那是把它們衍生出來的根源。約翰衛斯理表示循道衛理宗是一個「易明、合乎聖經的宗教，由幾條精明的規則所護衛」。他激烈地抗辯那些認為循道衛理宗教義或門徒精神「不合乎聖經」的說法。他寫

道：「除聖經以外，我沒有把它建立在古往今來的任何權威之上。假如它支持任何教義，那便成立；假如不是的話，最好盡早垮下來。」循道衛理宗的教義和實踐，他們對於基督的熱忱和門徒精神的認真追求，全皆源自聖經——不多也不少，更無其他可言。

然而，衛斯理兄弟並不是二十世紀所稱謂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 或「拘泥字義者」(literalist)，而後來的循道衛理宗也非如此，除了當中極少數極為熱切地傳揚福音的人士之外。約翰衛斯理或許曾經說過「讓我成為一書之人」(let me be *homo unius libri*) 這句話，只是他所意謂的「一書」是指聖經而言，而不是說他只會閱讀一本書。事實上他博覽群書。他認為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我們認識真理和上帝本性的最高和最具權威的陳述。透過聖經，我們學曉上帝——父、子、聖靈——是何等的模樣，知道如何效法基督，並且「一旦領受了那份交付給我們的信心」，便要傳給其他所有矢志成為基督門徒的人。衛斯理認為是最「根本的」偉大教義，是藉着「聖經的一般守則」識別出來。聖經是上帝賜予我們的一份可茲信賴的記錄，讓我們可以認識、敬愛、事奉和討好上帝。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相信它能夠指引、教導、培育、引領、安慰和挑戰我們。簡單而言，它是一部從上帝而來，讓人學習怎樣作基督門徒的參考指南。

因此，聖經包含了大量說明基督門徒意指為何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材料，特別指及追隨耶穌基督，回應祂的呼召（參太四 18-22）。它意謂着我們透過那位把基督啟示給我們認識的聖靈（參約十六 13-15）來認識耶穌，並且從耶穌身上學

習。它意謂着跟隨祂的教導，特別在四卷福音書裏所找着的，但是也貫串於整部新約聖經中的教導。它意謂着遵從祂的命令，例如：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路十 27)

「你要愛人如己。」

(太二十二 39)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十三 34)

「你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五 44)

「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你們都喝這個……這是我……的血……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太二十六 26-27；路二十二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二十八 19-20)

它還意謂着學習其他基督門徒的教導，就是那些創立最早期門徒群體、在新約聖經中隨處可見的人。

因此，循道衛理門徒應當認真地閱讀及研習聖經，正如「守則」所清楚說明的。但是，關鍵之處不在於你能否不斷地從記憶中引述聖經經文（儘管很多人能夠如此做），若是這樣的話，一位出色的基督門徒便只會是一個聖經問答比賽的優勝者而已。恰恰相反，不論古今，門徒都是被聖經所塑造和構成的，當他們透過上帝的話語而認識到上帝之後，便會把自己的意志服膺在上帝的意旨底下。死記硬背某些事情，與心領神會某些事情，兩者之間有着天淵之別。門徒不錯在研習聖經，但是他們也讓聖經解讀他們，繼而塑造他們！這解釋了為何「研讀聖經」會被刻意放置在「敬愛上帝」這項「守則」底下。

今天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去研讀聖經，並且容讓聖靈透過它去進行牧養。正如我們所曾提及的，有些人會參加研經小組，有些人會用每天讀經筆記（有些人會比較努力！）這些筆記以小冊子的形式問世，但愈來愈常見於網絡的世界中。在循道衛理公會的網站裏也刊載着一些每日讀經經文及思考文章（www.methodistchurch.org.uk，按「當前主道」[A Word in Time]）。仿倣某種日

你如何竭力不懈地「研讀聖經」，並且讓上帝之道來塑造你成為一位基督的門徒？

常的「祈禱儀式」(office)，例如晨禱或晚禱等等，以一種把讀經與祈禱合併起來的形式，闡述基督教故事，它在我們每天處理不同的經文時提供了一份持久性和規律性。聖經塑造及構成門徒的這種觀念是默想聖經的核心一環。「靈閱」(*lectio divina*)及其他類似的讀經方法為不少多年來單靠「傳講之道」(preached word) 靈糧度日的循道衛理會友帶來了極大的幫助。

2011 年標誌着「英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聖經的四百周年，是一個特別關注基督教聖經的適當時機。基督門徒被鼓勵去探索一些嶄新的讀經方法，只是這部貴為全球銷量最高的聖經，今天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認識它，不曉得它的教導，更糟糕的是，不認識這位在基督裏的上帝。無人想念這位不知所蹤的上帝！今天所失落的基督教故事與回憶不單在於那種聖經文盲，它還衍生自文

你和你的堂會將會怎樣慶祝這個「聖經之年」呢？

化、社會、倫理、價值觀、政治、商業、傳媒和智性討論等因素——簡單而言，就是公眾生活與凝聚力量的每個主要範疇，更不用說個人的靈性生命了！。循道衛理會友委身於這個「聖經之年」——正是一種門徒運動應當參與的事情。

關鍵的平衡點

那些「守則」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恩慈善工」(works of mercy) 與「敬虔善工」(works of piety)。這是一種健康的平衡。開始時，循道衛理宗的門徒精神並非關於過度的出世思想，以至認為自己留在世上毫無用處。「循道衛理會友」是一個被人戲謔的稱號，不單因為他們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便起床禱告，而且還在於他們到監獄去探望一些「生無盼望的人」！約翰衛斯理提及上帝「興起」一群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之人的原因，是要「在普天之下傳揚一種合乎聖經的聖潔」，

而這種對於「聖潔」的追求通常會以「個人聖潔」和「社會聖潔」(social holiness) 來表述。無怪乎循道衛理會友在竭力廢除黑奴及締造後來的「工會」(Trades Union) 運動上均扮演着一個主要的角色。在循道衛理宗的門徒精神中，憐憫與虔誠的行動向來與改變社會都有緊密關連。

平衡地關注及牧養「靈魂」與「肉體」，往往是一個引起不和的議題。有些基督徒傾向把人類看為一群沒有肉體的靈魂，只需要為他們返回天國作好準備；另一些人則認為人類畢竟是一群沒有靈魂的肉體，只需要關心他們的物質需要便可。慶幸愈來愈多的人視之為一種錯誤的劃分，而現今的基督教宣教及牧養通常都是「兩者兼備」，而不再是「非此即彼」。恩慈善工與敬虔善工是一隻小鳥的兩翼，在飛行上缺一不可。循道衛理宗的信念深諳此道，知道最真實的循道衛理宗本相便是活出對個別及整體人類——肉體、心與靈——的一份熱情委身。它的根源塑造了

一種運動，但是倘若其門徒精神的「宗教」元素與它的「俗世」或「社會」元素分離的話，那只會是一種讓人感到毫不自在的運動。因此，循道衛理宗的門徒精神總會在信徒出席崇拜及其後享用一頓豐富晚餐之前，把晨更靈修、探訪別人、透過生活及言語在工作及家中清晰地見證基督，以及參與撤銷發展中國家債務的運動等事情糅合起來！

哪些恩慈善工是今天的基督門徒最為迫切和需要的？

持續與改變

那「三條簡單的守則」實在是上帝賜予循道衛理會友的一份真正厚禮，因為它們繼續為着今天如何成為一位更佳門徒而提供了一個適切現狀和有用的方法。不論何時何地，「不傷害人」、「勉力行善」和「敬愛上帝」都是幾盞可茲應用的指路明燈，只是怎樣踐行它們卻涉及持續性和應變性。有些事情一如既往，例如不可偷盜或殺人，或是恆切祈禱或分享主餐等等，不論是今天或是二百五十年前都是正確無疑的。但是我們也當留心一些保持現狀的事情並不表示它一成不變。今天祈禱與分享聖餐的方式五花八門，讓人得着極大的滋潤，而我們所經歷的那種靈性枯乾或許在於我們錯把一些保持現狀的事情當作永恆不變來處理。所謂的持續性在乎我們有否從上帝那兒領受養料，從而得着滋潤，而不是想及「它仍不過是一片麪包和一杯葡萄汁」而已！

隨着時日的推移，另一些守則的表述方式有着極大的改變，但是我們卻應當謹慎在意，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是否應該抗衡當前的文化，並且相信誠實是一項絕對的德行（正如耶穌所說：「是，就說『是』。」）或是默認那種人云亦云的假設：只要不被揭穿，說謊本也無妨。今天的「不傷害人」和「勉力行善」肯定包括一些早期循道衛理會友所不可能知道的行動與信念，當中或許包括撰寫電郵的成規禮節、互聯網的使用、解決世界性的貧窮問題，或是一種顯出我們極度關注上帝的地球及其脆弱氣候的生活方式。每時每地，總會出現一些適切的基督教信仰表述，而這些表述將會是我們有否矢志成為一位更好之基督門徒的一個測量標準。

在二十一世紀中，鑑別這些「適切的表述」，不論是個人的還是群體的，並且以一種鼓勵及幫助別人嘗試成為門徒的方式來活出它們，在今天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體察某些適切的循道衛理門徒精神表述方式如今可能已是多餘，並且明白到以前被認為是構成門徒精神的表述方式畢竟只是一種表述，而不是內容本身。

嘗試鑑別今天一些「適切的」循道衛理宗門徒精神的表述方式。為甚麼它們適切和重要？嘗試鑑別一些你如今認為是多餘的循道衛理宗門徒精神的表述方式。你怎樣接納那些適切的門徒精神表述方式的同時，又摒棄那些多餘的表述方式呢？

持守對上帝的愛

我們繼續重溫這些守則和提議適切例子。約伯 (Rueben Job) 所著作的小書《三條簡單的守則—衛斯理的生活模式》(*Three Simple Rules – A Wesleyan Way of Living*) 是近期給循道衛理宗歷史性守則作出當代陳述的一次有用嘗試。他把第三條守則—「敬愛上帝」—重寫為「持守對上帝的愛」(*Stay in Love with God*)，申明這是約翰衛斯理和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在試圖持守第三條守則時的宗旨和目的。實踐「上帝的諭令」(*The Ordinances of God*)，能把上帝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保持在重要地位，並得以維持。對上帝的公開崇拜、聖餐、禱告、查考聖經、研經和禁食等均可讓循道衛理會友與臨在的基督保持聯繫，給他們帶來

生命與力量，並且幫助他們得以成為一群更好的門徒。如今仍然如是。

結果，這些屬靈操練促成及激發了聖潔的生活。這三條守則是互為合併的，雖然你可以每天領受聖餐，但是倘若你傷害別人，沒有遠離惡事，不投身在恩慈善工之中，那麼你便全然誤解了到底持守對上帝的愛所要求的是甚麼。這三條守則是彼此相仿的，聖經所帶來的啟示締造了醫治與復和的行動，促使循道衛理會友與世界的不公義與不平等抗爭到底。聖餐所賜予的旅途食糧給個人及社會聖潔的一輩子挑戰提供了力量和滋潤。崇拜提醒我們是誰，也讓我們曉得上帝是誰，並且使我們與其他門徒彼此相連。禁食讓我們專注及淨化自己的靈魂。這些守則連同它們所要求的「活生生的」屬靈操練，能夠幫助一個循道衛理門徒持守自己對上帝的愛。你不能在持守對上帝之愛的同時，卻不渴望與世人分享上帝的良善和恩典。

因為持守對上帝的愛是如此重要，有時還是那麼困難，所以我們值得稍為停頓下來，探索一些在今天可以重燃我們信心、深化我們門徒精神的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已在上文概述，例如隸屬一個小組的重要性，特別是一個你需要在其中承

在這一點上，閱讀馬太福音第六章，甚至最好由第五章讀到第七章，會對我們有幫助。這便是稱為登山寶訓的經文，被許多人看為耶穌所訂下的「基督門徒指南」。

擔責任的小組，以及需要研讀聖經，好讓聖靈塑造你。但是，我們需要在此強調其他的方法。它們並非循道衛理宗所獨有的，而是廣及所有的基督徒。只是在一般通用的屬靈實踐中，偶爾加上一些循道衛理宗的「風味」而已。

「當你禁食之時……」

禁食被羅列在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所投身其中的實踐清單之上，為了持守他們對上帝的愛。我們當中有些人期望它不在其中，但事實卻是如此。假使你有幸曾經探訪過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循道衛理會友的話，你會很快察覺到定期禁食是他們「常規」門徒精神的一部分，較諸在英國循道衛理宗更常見。當然，一些英國循道衛理會友也有禁食，只是他們實踐得非常恰當，在自己禁食之時不讓別人知道，因為他們聽從耶穌的那番言詞，就是在他們禁食之時，不要顯得憂憂愁愁，好叫他們的禁食不叫別人看見，只叫上帝看

見(參太六 16-18)。雖然如此，我仍然感覺到對於我們許多人而言，禁食已是一項過時的靈性操練。倘若我們重新投入禁食的話，英國的循道衛理會友和循道衛理公會必會獲益良多。

對於某些門徒而言，耶穌說「當你禁食」而不是「如果你禁食」這事實便已足夠。主既然期望如此，我們便如此做吧。但是我們也值得探問為甚麼耶穌會假設禁食是其門徒的一項「常規」操練。這肯定與節食無關！也不可與世界上許多窮人不得不經常「禁食」這種可怕的現實混為一談！（縱使我知道有些循道衛理基督徒會把他們如非禁食便會花掉的飯錢捐獻給諸如「循道衛理救濟及發展基金」[Methodist Relief and Development Fund] 等組織。）禁食關乎尋求上帝的旨意，

倒空自己的心思，騰出空間來聆聽上帝的話語。它關乎自律和克己，在其中評估自己，謹慎地反思在你與上帝之間，到底誰是誰，甚麼是甚麼。它通常與一些特別為着某人或某事的禱告有關。有時它也作為基督徒之間的一份協訂，立志為某種景況或處境而一起禁食。一些地區堂會有時會為着它們的共同生活而禁食一段時間。因此，禁食的重點不在乎捨棄一點點的食物，而是為靈性探索及接納上帝的旨意和目的設定背景。實踐禁食的門徒向上帝說：「我們可以一兩餐不沾食物，但是我們卻無法在沒有祢和沒有討祢喜悅的情況下過着我們想要的生活。」

上次你禁食是在哪時？是否需要把禁食在你個人和群體門徒精神的議程中提升優先次序？你怎能確保這種情況發生？

「當你禱告之時.....」

對於循道衛理門徒及所有的基督徒而言，禱告始終是一項恆常而主要的活動。會社和班會把禱告訂為一項首要的事情，而「守則」則清楚地期望循道衛理會友能夠履行公禱和私禱，以及一些以禱告來承托的恩慈善工。

即席禱告（extemporaneous prayer）——「自由的禱告」、「從心而發的禱告」——始終是循道衛理靈性生命的一種自然流露。聽到某些循道衛理會友高聲祈禱，以及體會你們正分享生命中一段與上帝的對話，委實是妙不可言。最佳的循道衛理

即席禱告是極其親密、深深尊重和非常吸引的。然而，它也偶爾有其弊端，就是嚇怕了那些認為自己口齒不清或「不夠屬靈」的循道衛理會友。「我永遠學不會這樣的禱告，這有甚麼意思？」班長的其中一個職責就是要鼓勵每個組員盡力在獨自一人或小組聚會之時學懂「以自己的說話」禱告。這實在是今天的一則金石良言，「即席的」禱告依然是深化門徒精神的一條主要途徑。

然而，「循道衛理宗」的禱告並不局限於即席禱告，查理士衛斯理所撰寫的詩歌，除了給予循道衛理會友一個唱頌自己信仰的有力途徑之外，亦可以幫助他們祈禱，不管是在崇拜聚會中唱詠，或是在家中默然唸誦。藉着這些詩歌，循道衛理會友向上帝獻上讚美與感恩、懺悔與祈願、委身與奉獻。查理士衛斯理給予循道衛理會友一條與上帝相交的豐碩渠道，讓他們能夠富有詩意及深邃地表達出循道衛理宗裏那種率直、親密與莊嚴的靈性生命。

無盡恩典的天父，

我們讚美祢的良善與真理……

「無盡恩典的天父」，《聖詩集》(*Hymns & Psalms*)

上帝啊！我知道祢是我的，

不會無視我的請求……

「上帝啊！我知道祢是我的」，《聖詩集》(*Hymns & Psalms*)

賜我一顆

能夠移山削嶺為平地的信心……

「賜我移山之信」，《聖詩集》(*Hymns & Psalms*)

雖然大部分新創作的崇拜詩歌質素較低，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包含着同樣率直的親密情調。

接着是一些「既定禱文」(*set prayers*)，「主禱文」便是其中的好例子。過往（今天也是）有些循道衛理會友不太熱中於「使用書冊」，但是另一些人卻在很早期已從既定的禮儀中獲益匪淺。

有兩個關乎循道衛理宗祈禱的特別例子，道出了我們較早時所着眼之聯繫精神的不同層面。首先是每年出版一次的《循道衛理宗祈禱手冊》(*Methodist Prayer Handbook*) 的使用，每天專注在一個不同的循道衛理宗屬區及世界循道衛理宗

大家庭的一個不同部分上。被指定需要我們代禱之世界各地的人經常提供資料，讓我們能夠更加明智、更加理解地彼此代求。其次是「盟約崇拜」(Covenant Service)，明顯地源出於「被呼召成為基督門徒」的背景中，尤其是那則「盟約禱文」，被今天愈來愈多的基督徒「發現」。我在這兒引述那個「新版本」，至於「原版」方面則可以在《循道衛理公會崇拜書》(Methodist Worship Book)的第290頁中找到。細細思索它們兩者，容讓上帝向你說話，這也是一件饒有興味的事情。

我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屬祢。

願祢的旨意，不是我的，成就在一切事情上，

無論祢置我何處，無論我作何事

也無論我得忍受甚麼；

無論我領受差遣，還是無所事事；

無論我困擾煩憂，還是心境平和。

願祢的旨意成就，無論我受到重視，還是遭人冷落；

無論我找到滿足，還是感到缺乏；

無論我坐擁一切，還是一無所有。

我甘願盡皆捨棄，矢志事奉祢，

就在祢給我選擇所在之處。

榮耀與賜福的上帝—父、子、聖靈，

祢是我的，我也是祢的。

願永遠如此。

但願這份如今在地上訂立的盟約能夠成全在天上。阿們。

這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絕的禱文，但卻是為着讓會眾並肩而立、一起誦讀而設計的禱文。循道衛理會友傾聽着彼此的祈禱，一起給這個持續的、畢生的門徒精神投下了最嚴肅的委身。這是對於班會這種互相信任、委身與問責的早期模式的

一種迴響與重申。

循道衛理會友始終把禱告看為門徒精神的一種特權和責任。禱告年，「不住

給你的禱告生活——個人的和群體的——作一次誠實的檢視。上帝說了甚麼？你會怎樣回應？

的禱告」(*Pray Without Ceasing*) 是無可比擬的使循道衛理會友興致勃勃，遠超過其他以「若干年」、「十年」或「節日開始後的八天」為期的禱告。有些人更認為是時候開始另一個禱告年了！愈來愈多的循道衛理會友正在使用禱告「明陣」(labyrinths)，並且積極地參與代禱的行動中，那是可喜的，但卻不可因而自滿。

「當你施予之時.....」

接着是施予，這是耶穌清楚認定為門徒精神的一部分。雖然循道衛理宗守則並沒有明確提及這種屬靈操練，但是卻肯定期望循道衛理門徒能夠參與其中。其中一個衍生循道衛理班會的原因是需要為禮拜堂籌募經費。約翰衛斯理買下了布里斯托的那幢「新房子」(New Room)，給自己擯起了一大筆債項，其他循道衛理傳道人也如是。因此在 1742 年，幾個會社的領袖聯同其他循道衛理宗的傳道人開會，商討如何清還那筆樓宇貸款，以及一個規模日益增長的運動所造成的龐大開支。有人提議會社裏的每位成員每週需要為着這個目的而捐獻一便士。然而，由於絕大部分循道衛理會友都是清貧的一群，當中部分人士無法作出捐獻。因此他們決定在每個班會中設立一位班長，負責探訪班員和收集捐款。班長們還

會在那些貧窮班員無法繳付款項之時補足差額，儘管他們當中許多人本身並不富有。各人對這種安排均表贊同，並且以此作為引導循道衛理班會制度出現的另一條「思路」。金錢和樓宇成本，以及基督門徒精神和施予這種屬靈操練，它們彼此之間是如此的緊密相連，這個事實的確值得我們注意，作為門徒造就運動中「在愛中互相守望」的另一個動人而非常實際的例子。

上面提及世界各地的循道衛理會友如何禁食這件事情，也同樣適用於什一奉獻這個課題之上（把你首部分的金錢 [十分之一] 「交回上帝」，並且甘心靠着剩餘的部分過活的屬靈操練）。雖然不少英國循道衛理會友都是一群「樂善好施」

「每個家庭都是一間教會。每間教會都有一個使命。每個成員都是一位什一奉獻者。」這是巴西循道衛理公會的一則宣言。你對此意下如何？

的人，但是什一奉獻卻不見得在我們當中像其他地方的循道衛理「大家庭」或基督徒群體那麼普遍。縱使我們有些人對於這神學理念激烈地抗議，但是我們的主內弟兄姊妹有時認為我們的靈性熱情、生命和盼望，與我們的口袋一樣「貧窮」，皆因我們沒有「施予」。

雖然會社守則並沒有提及「施予」這一點，但是它們卻指導着循道衛理門徒不要「積攢財寶在地上」，這無疑引述着耶穌的教導：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太六 19-21)

當然，施予不單只涉及金錢，有些循道衛理專業人士和商人便定期為其他人「奉上自己時間的十分之一」。我認識一些會計師替慈善機構及一些基督教組織義務「處理帳目」；一些律師免費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一些建築工人、水喉匠和電器技工撥出兩或三個星期來替世界各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興建和修理房屋；一些護士、醫生和教師定期抽出一些時間來幫助其他人，或是在街角處，或是走到世界各地。同樣的，很多循道衛理會友慷慨地探訪那些「足不出戶」的病人，替他們購物，接送他們往返銀行、診所和醫院。他們把財寶積攢在天上，正如查理士衛斯理所寫的：「我的才能、恩賜和福分，全交在上主的恩手中。」

這些施予行為感動人心，奇妙無比，有時所付出的代價較諸實際所擺上的鈔票還要「多」。然而，在我們這個物質主導、消費主義和金錢掛帥的文化中，還是基督門徒對於手頭現金的運用，最能讓人鑑定他們心中的優先次序。對於我們這些擁有地上財富(其中有些人更是家財萬貫)的人而言，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善用它們，藉此「把財寶積攢在天上」，來資助上帝國度的事工。在一個滿載需要的世界中，登山寶訓給我們這富裕的社會說出了一些嚴厲和激烈的說話。

耶穌清楚地表明，門徒把財寶放在哪裏，他們的心也會跟在那裏。施予和異象、價值觀和需要彼此相關。當我們找到了異象，當我們體會到某件事情的價值和需要時，我們便會由衷地作出施予。因此，一間地區堂會會藉着晨早茶聚和義賣物品來四出籌募其營運經費的同時，也能夠聆聽一個預防愛滋病計劃的負責人

或是一間孤兒院的主管那些要求援助的說話，從而給他們作出數千英鎊的捐獻。這實在好得無比！但是我們還得注意，令人不安的是，對於教會奉獻款額的減少，或許正正說明了它已不再給那些有能力施予的會友提供異象，存有正確的價值觀念，以及滿足別人之需要和目的，好讓人們能向它施予。換句話說，他們的心不在這裏。

在今天的英國循道衛理會友當中，流傳着兩個關乎施予的觀點，一個是我們已經十分慷慨大方，犧牲了許多；另一個是我們業已忘記了怎樣施予，這對循道

你會給予自己教會裏的初信者一些關乎施予的甚麼忠告？

衛理教會的宣教使命和牧養事工而言，有着一番嚴峻的含義。箇中的底線是門徒按着他們的信念無私地施予，藉此來事奉上帝的國度。

撰寫日誌

今天，愈來愈多人給自己的靈命進程撰寫日誌，這不是甚麼新奇的意念，歷世歷代以來，不少偉大的基督門徒都有撰寫日誌的習慣。對於循道衛理會友而言，這也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相反地，約翰及查理士衛斯理那些汗牛充棟的日記便已証明了這一點。有些人認為日誌總是傾向於內省和自我中心的，事實上，這種情況確有機會發生，但是我們還是值得一試（或是再度投入）去撰寫靈程日誌。它能夠幫助我們禱告——很多人會寫下一些他們欲在上帝面前代禱的人和事

好了，你覺得如何？

來，這為他們與上帝的溝通提供一條自然途徑。當你體會到自己在某些問題或決定上有多大進展時，會給你帶來鼓勵。它提醒你上帝說話的那些時刻，或是你變得特別能體會上帝的帶領和信實，從而加深自己的信心。它激起你見證上帝的良善，幫助你認真地自我省察！因此，這種做法值得你們考慮。與此同時，建立一個撰寫日誌的小組，在當中親密地互相分享，這也算是「在愛中互相守望」的一種吧。

崇拜

一直以來，基督徒的公眾崇拜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今依然。崇拜形式——我

們唱甚麼：樂隊或管風琴、詩集或投影片；或是我們說甚麼：按照禮文書或「自由發揮」——在多種意義上就是新宗派主義。公眾崇拜的語調、風格和內容最容易分化今天的循道衛理會友。是否因為我們繼承了那些豐富的查理士衛斯理詩歌，至使我們或多或少抗拒新模式的基督教聖詩或詩歌呢？是否正如某些人輕蔑地認為，一份「詩歌三文治」已足夠餵養當代門徒？倘若不是的話，原因何在？我們又可以怎樣做？我們現今由不同的傳道人和教牧同工主領的崇拜模式，是否較諸由一位「固定牧師」帶領的模式，更能幫助培育我們呢？

崇拜的哪些部分最能給你餵養？在何種程度上，它們反映着你的個性和崇拜本身？

今天的循道衛理宗無疑是一間「教會」，它所帶出的那些關於公眾崇拜的問題和議題也是真實和極具意義的。然而，我們值得一再憶述，循道衛理宗是在一個更大的教會中所衍生出來的一次門徒運動。至少在早期的歲月中，循道衛理會友被期望在參與循道衛理宗聚會的同時，也會出席教會的聚會——這說明了為甚麼那些會社和班會聚會通常會被安排在週中或主日「教會」聚會完結之後的傍晚才舉行。聯繫關係不等同一間教會。約翰衛斯理畢生致力抗拒任何這類分離的發展，只有在他於 1791 年身故以後，英國循道衛理宗才迅速地採用了美洲循道衛理宗的浸禮和聖餐禮儀模式，並且把「教會」的某些聖禮服飾正規化。

今天，我們能夠再次決定循道衛理崇拜可以怎樣給門徒精神和門徒造就帶來幫助。假使如此的話，箇中會有怎樣的靈活變動？我們期望和需要何種程度的參與和投入？我們會鼓勵自己的崇拜聚會變得更加「本地主導」或是「聯區主導」？

思考這些問題。

此舉包含着各種含義，就是我們該如何分配那些本地和受按教牧人員，以及那些本地樂師和崇拜主領者的角色。此外，如果我們認真地相信我們是以一個門徒運動的形式來對那個更大教會作出特別貢獻的話，我們的公眾崇拜該如何與同一地區其他基督徒群體的崇拜彼此關連呢？

聚會與散會

循道衛理宗一向把崇拜上帝視為人類最高階的活動和特權，然而，即使如此，它也從沒有把所有精華放在主日的那一個小時裏！真正的循道衛理崇拜總是較諸「公眾」崇拜為多的，那是一種關乎門徒精神的生命流露，箇中包含着公眾崇拜、團契（fellowship；我們何時才會找到一個恰當地表達同樣事情的中性詞彙？在主內分享友誼？）宣教與傳福音、服侍與見證，把它們共治一爐地炮製出一種對上帝的崇拜。

禾頓（Roger Walton）在其所著的那本好書《內省門徒》（*The Reflective Disciple*）中，提到作為一間教會需要涉及聚會與散會此兩者。在一個運動的初段日子中，聚會與散會是彼此平衡的：它們彼此給對方提供了動力。在一起相聚時所得到的養分消耗在他們把信仰活出來之中。當該運動越發成熟時，這種相聚本身會傾向成為一個終點目的，繼而日益與活出信仰脫鉤。結果，會眾變得「不健康」，意謂他們只顧着自己的想法，並且堅持倚靠那份再不能給任何人帶來甚麼好處的養料。同樣地，艾略特（Christine Elliott）熱切地把教會形容為一條河流，在上游的山脈處迅速、蜿蜒和澎湃地傾瀉下來。但當它到達寬闊的平原時，便會緩緩地四處溢流，有時甚至會形成一些牛軛湖，湖水因着外緣流水的倒灌而幾乎靜止不動。

不論我們就着崇拜所作出的反思包含了甚麼，它們必須涉及我們的共同生

聚會與散會。你所屬教會的生命平衡嗎？它怎樣可以更好地成為一個造就門徒的群體？

馬太福音道出了兩個作門徒的形象：山上的燈和調味的鹽。除了與你的基督徒朋友相聚時以外，追隨耶穌使你的生活方式有何改變？

活，如何給我們今天的門徒精神——群體的與個人的——帶來養分和支援，而崇拜更是這種共同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提出一個重要的例子，其重要之處在於不少忠心耿耿的循道衛理會友曾經引述過它，此舉標明了至少對他們來說，在循道衛理宗裡的生命已經失卻了平衡，並且變得死氣沉沉。這個例子關乎基督徒群體生命的需要，就是要幫助當代人成為得着整全生命的門徒。對於我們當中許多人而言，「教會中的共同生活」並沒有搔着「在別處生活」的癢處，無論是在家庭中、工作中、閒暇中、社群中，或是國家中的生活。在我們所宣認的信仰與生活的體驗之間有着一道鴻溝，造成門徒精神毫不相干的局面。聚會與散會失卻了平衡。就今天而言，以一種深具創意、願意犧牲，和堅決果斷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或許是唯一邁向循道衛理宗門徒 / 門徒造就運動的最有效一步。

不要只管工作

只舉一個例子，我們可以思想一下自己的職場。這是徹徹底底地具有循道衛理宗特色的。就像宗教改革時期的領袖一樣，約翰衛斯理勸喻基督徒把他們的工作生活至少看為獻給上帝之門徒生活的一部分，猶如他們的教會活動一般。與英國的其他宗派相比，近代的循道衛理教會在職場牧養方面投入了不成比例的資源。今天許多循道衛理會友在他們醒著的時間當中，與同事相處的比例，多過任何其他人，包括家人在內。

我們的職場給了我們絕佳的機會去具體選擇怎樣應付耶穌所提出「在世而不屬世」的挑戰。我們希望成為一位優秀的員工，並且積極地活出基督徒那種喜樂的生命。在一個充滿競爭和壓力的處境中，我們可以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親切地善待他人、聆聽及關懷別人，並可作出一種緊守基本法則、輕看地位錢財的默默見證。然而，當我們需要選擇隨波逐流或依從那些加諸我們身上的行為規範，還是持守我們基督徒的信仰立場時，這種職場上的門徒精神有時會帶給我們更多嚴峻的挑戰。

那些體會到在職場裏作基督徒是一個要求極高之呼召的人，無疑非常需要教會的廣泛支援。班會及小團這類門徒模式的部分價值，就是在這種既細小又保密

你知道自己所屬地區堂會教友的職場生活嗎？你的堂會可以怎樣支援基督徒在職場上找到適當的見證方式？

屬靈操練就像園藝一樣，當你懶於種植，雜草便會叢生；當你勤於種植，雜草便會剩下寥寥。請討論。

的群體中，那些在職場中感到孤立的基督徒可以暢談箇中的種種情況，並且得着其他組員在禱告及智慧上的支援。會眾群體的生活可以無視成員生活上的工作層面，亦可把兩者糅合在一起。

造就基督門徒.....

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不單矢志成為一群更好的基督門徒，並且自始

便着力於**造就**基督的門徒。一個門徒造就的運動無疑會涉及他們自身的靈命成長，而且還會公開邀請別人也成為基督的門徒。這說明了為甚麼在本書中偶爾會使用門徒 / 門徒造就運動這個組合詞。眾所周知，約翰衛斯理曾經對循道衛理宗的傳道人說：「除了拯救靈魂以外，你們不需要作甚麼。」假使每個人都把信仰埋藏在自己心內，早期的循道衛理宗便絕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我們已經提及過循道衛理會社是如何的開放，那個把作基督徒看得極為認真的群體是如何的吸引。我們也同樣提及過循道衛理宗如何強調基督為眾人而死，以及每個人都可以跟隨基督的這個事實，自然地帶出一種傳揚福音的精神。追求聖潔可以使人變得孤立和內向，但是對於循道衛理會友而言，它向來是一件集體的、共同參與及分擔的事情。因此，對他們來說，作為一個門徒造就運動，便無可避免地牽涉向世人「介紹基督」。

在我們堅持基督廣及世人的同時，循道衛理會友似乎經歷到一種從上帝而來的獨特呼召，以說話和行動來向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看似與基督教最無關的人介紹基督。不少人認為這正是上帝促使循道衛理宗出現——或引用傳統說法——「興起」的主要原因。約翰衛斯理對循道衛理會友說：「你們不單走到那些需要你們的人那兒，而且還要走到那些最需要你們的人群當中。」這宣示了他們業已準備投放資源在一些三十歲以下的年青人中，推動一些先導性的福音事工，不斷地推動一些兒童及年輕人的工作，以及深入地更新教會的信仰表述。它也同樣宣示自己會優先處理那些貧窮和被社會邊緣化之人的需要，為那些遭受不公平拘禁的人鬥

爭，並且與「被唾棄的人和罪人」站在一起——正如耶穌所作的那樣。循道衛理會友並不總是如此優秀的，只是我們被召的那份本質不會就此失掉，它提醒我們的根源就是一個門徒造就運動。這是上帝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神賜憂慮的源頭，祂渴望幫助我們解決這憂慮。

你如何在自己身上和你的教會中體察到這些本質？你怎樣回應？

路加福音特別強調耶穌關顧那些處身於社會邊緣的人。試找出一些例子，思考上帝給你所屬地區堂會之見證和牧養事工的旨意。

在循道衛理宗的福音事工裏有着一種獨特的「語調」——邀請人們甘心樂意地成為基督的門徒。我記得曾經在某次會議中與一位基督徒領袖的一段對話。他在早前一晚講道，而我則在當天晚上講道，此刻兩人一同坐在酒店的酒吧中間聊。他說：「我喜歡循道衛理會友的原因在於他們真的希望別人能夠得進天國。」

「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如此嗎？」我問道。「噢，我想是的。」他回答說：「只是我們當中有些人會較多談及假使你不跟隨耶穌的話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卻甚少提及當你如此作時會怎樣。」他真是一語中的。我（至今！）所曾聽過的一篇最令人難忘的講道，是在幾年前的「復活節群體」（Easter People）會議中，由一位著名循道衛理佈道家主講，這會議有許多循道衛理會友出席。主辦單位為他所訂定的主題是「服從上帝」。他開始時稍帶歉意說，他不打算教導我們如何服從上帝，然後從自己所經歷的喪親之痛中，繼續講述上帝對我們眾人那份良善、恩慈、寬恕和永不止息的大愛。他總結時說：「因此，問題不是『你會否服從上帝？』，而是『為甚麼你不想服從一位這樣奇妙的上帝？』」這是一篇非常富有循道衛理宗特色的講章！

今天，我們學曉了原來在歸信者和門徒之間是有關鍵區別的。使人歸信固然十分重要，在一個基督信仰被接納為「常規」，並且假設人們已認識基本基督教故事和上過主日學的時代裏，我們可以合理地邀請別人跟隨基督，只要他們同意，便可以藉着一個禱告、一本小冊子，及加入一個地區基督徒群體來標示跟隨基督的決心。只是我們現今已不復處身於這樣的時代中，那些假設亦已變得不切實際。

今天不是一個專業佈道家當道的時代，儘管我們仍然需要一些能夠吸引我們帶着激情與信念來跟隨耶穌的人。今天再一次成為一個門徒造就運動的日子。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耶穌是由一個人或一群人代表的。門徒群體自然地成為了一夥傳揚福音的人。今天，類似循道衛理宗的門徒造就運動必須繼續以各種適當的方法去「介紹基督」，這是極其關鍵的。然而，在英國我們這個愈來愈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的環境裏，我們不再需要一種拙劣的「歸信」，而是需要一種畢生的、全人的門徒精神所帶來的挑戰。毫無疑問，對於今天許多年輕人而言，只有一種充滿熱忱、能夠改變生命、改變世界、既徹底又真實的門徒精神才會帶來這樣的挑戰。他們已經見過那種有名無實的基督教，認定自己不值得為之而生，為之而死。在我們這老一輩當中，也有個別人士作出了同樣的決定！

令人鼓舞的是，這類能夠促成更佳門徒精神出現的運動或會眾，往往也擅於造就新門徒。在這方面，美國循道衛理宗的舒拿士 (Robert Schnase) 向會眾提供了五個極具挑戰性的實踐方法，讓他們能夠在推動門徒運動和一個造就新門徒的運動中獲得昭彰的效果。它們分別是「徹底的接待」(Radical Hospitality)、「激情的敬拜」(Passionate Worship)、「有目標的信心發展」(Intentional Faith-Development)、「冒險的宣教與服侍」(Risk-taking Mission and Service)，和「闊氣的施予」(Extravagant Generosity)。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實踐方法如何呼應本書開首不久時所提及的那些「聖潔與風險」宣言，並且闡明了循道衛理基督門徒精神的共同語調。

讓我集中討論舒拿士的其中一個實踐方法。「徹底的接待」是基督教門徒精神的一個關鍵標誌，也是今天基督徒群體的一項重要素質。耶穌接待別人，尤其接待那些最不尋常的人。「徹底的接待」超越一般的預期，渴望為別人做到最好。倘若會眾和個人並沒有活出這種矢志接待別人的生命的話，神賜憂慮便會隨即出現，在他們內裏造成不安。這種接待改變了被接待者和接待者的態度、價值觀和

你對門徒造就和徹底的接待有多投入？

實踐方法。舒拿士寫道：「太多教會渴望有更多的年輕人，但要他們活得像他們

的長輩一樣；渴望有更多的初信者，但要他們活得像舊日子的信徒一樣；渴望有更多兒童；但要他們如同成年人一樣安靜；渴望有更多的少數族裔家庭，但要他們活像會眾中大多數的教友一樣。」(《忠信會眾的五項實踐》[*Five Practices of Faithful Congregations*] 27-28 頁。)

生活守則

循道衛理宗的基督教門徒精神可以被描述為一套生活的守則。「守則」指示及引導着人們仿效基督。雖然循道衛理宗的架構和守則有其獨特之處，但是在那種力求成為基督門徒的共同冀望底下，它們卻很容易與其他「守則」和基督教門徒精神的模式接軌。或許基於這個原因，有些人認為成為一個循道衛理宗的基督門徒隱然不同於隸屬一間廣義上的教會，而更加類似成為某個宗教修會的成員。循道衛理宗教友制度的本質——歷史上最初出現的「班會」和相當後期才出現的「教會」——被某些循道衛理會友看為隸屬於一個「修會」的標誌。

循道衛理宗的教友制度已是毫無意義？它是今天用來表明身分的一個不適切的方法？它是標示自己屬於門徒運動的一個重要方法？它是一套生活守則或只是一張白紙？

今天有許多人非常關注「生活守則」，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被認為有助於促進真正的基督教門徒精神。有些人提到「第二千禧年的宗派主義」已被「第三千禧年的修道主義」取代。因此，隸屬一個像循道衛理宗那樣的門徒運動的想法，今天已是時機成熟。

「英國循道衛理公會教士晉升制度」(The Methodist Diaconal Order of the British Methodist Church) 是一個傳統的三階——會吏、牧師和主教——教士制度。它同時是一個宗教團體，有着一套生活「守則」，當中包括上述那種「持續對上帝的愛」的委身、承擔那些源於隸屬一個特定門徒小組的責任，以及矢志履行他們被呼召投身其中的牧養事工。(要一睹箇中的全部守則，可參閱 www.methodistdiaconalorder.org.uk，第 11 頁。) 我知道有些循道衛理牧師對於這些守則羨慕不已——當然是從屬靈的角度而言！但他們實在沒有理由不能給自己制訂一套生活守則，也實際上沒有理由每個循道衛理會友都不能夠在今天矢志重新活出一種門徒精神的模式。我們開始明白到，當中實在有着許多豐富的根基與

資源，以致所有循道衛理會友皆能進入一種更加深入的基督門徒精神中，包括其中的特權和責任。

一套適用於今天的循道衛理宗生活守則.....為甚麼不給自己制訂一套生活守則，繼而立志把它活現出來呢？

循道衛理門徒精神的挑戰

我只是勾畫了一幅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的草圖而已，但箇中所出現的圖畫有着某些不同的形狀、輪廓和色調。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本身就是：

專注耶穌基督。這是深刻和徹底的「基督教特色」。耶穌是始也是終；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是我們的模範與榜樣；祂是我們的靈性根源和媒介。

整全生命。耶穌基督的門徒精神塑造着整全的生命，並不限於「宗教部分」。它關乎我們的個體和人性，牽涉我們的整個人——身、心、靈。同樣地，它也關乎我們在本地和全球性的群體中，透過工作與閒暇活動，在小組、教會或家庭中與別人的相交關係。敬虔之心與憐憫之情在本質上是互相關連的，當中沒有任何微不足道或次要的事情。

一生之久。我們需要耗盡一生來學習如何作一個基督的追隨者，期間沒有任何臻於成熟和聖潔的捷徑。在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嶄新的事物讓我們面對、學習和施予。在喜樂與憂傷、疾病與健康之時，總有着一些初次和經常出現的更新點，一份不斷重覆、屬乎上帝的聖約。基督教是一個持續一生的門徒生命，每天都是新的開始。

屬於一個信仰群體。共同活出一種公開的、問責的、相邀的、富有挑戰性的、有所要求的、滋潤和賜予生命的門徒精神。屬乎其中能讓自己、社群，和最終的

世界得着改變，因為這個信仰群體是由聖靈親自引領和支援的。

在他的講章「論熱心」(“On Zeal”)中，約翰衛斯理論及基督徒的熱心「無異於愛心的火焰」。他繼續寫道：

在基督信徒裏，愛心坐在寶座之上，那是建立在至深的靈魂中，也就是對上帝和他人的愛，充盈着整顆心靈……圍繞在愛心寶座四周的那個內圈全是一些神聖的性情：忍耐、溫柔、謙和、良善、信實、節制……外圈方面則全是一些針對着他人靈魂或身體的恩慈善工。藉着這些恩慈善工，我們得以操練所有的神聖性情；藉着它們，我們可以繼續作出改善，以致這一切的恩慈善工都能變成真正的蒙恩途徑……接着是……敬虔善工：閱讀和聆聽上帝的話語、公開、家庭中和私下的禱告、領受主餐、禁食或禁慾等等。最後，祂的追隨者能夠更有效地激發他人去愛、活出那些神聖性情和實踐善工，我們那位賜福的上主已把他們聯合為一個身體——教會，然後把他們派往世界各地——成為我們在每群特定的會眾中代表普世教會的一個小小象徵。

……這……是發揮基督徒熱心的一個偉大工程，讓每個真正相信基督的門徒都能帶着滿腔的熱誠來致力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父上帝的事工上，好讓那顆愛上帝和愛世人的心得以每日

俱增。

我們面對一個重大的挑戰，必須個人及集體決定，究竟我們所宣告的那種門徒 / 門徒造就運動是一個塵封歷史的，還是一個當前的運動？是一個只屬於「那時」的，還是一個同屬於「此刻」的運動？我們必須決定究竟在我們中間所萌生的那種神賜憂慮是一種帶來絕望的東西，還是上帝預備更新我們的一個標記。在這些事情上作出抉擇和判斷，一旦領悟到可以藉着不斷的改變和犧牲、尋求聖靈的指引來追求它們，便是今天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之人的一個適當時機。

正如約翰衛斯理所說：

我不擔心有朝一日那些被稱為循道衛理會友的人會從此消失……但我卻恐怕他們只會淪為一個毫無生氣的教派，徒具宗教的形式，卻沒有宗教的力量。除非他們謹守着自己當初制訂的教義、精神和紀律，否則這種情況必定會出現。

我本人深信那些能夠豐富我們的世界，以及滿足今天世界需要的基督門徒，均與我在這裏概述出來的循道衛理宗傳統門徒精神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循道衛理基督門徒——一群敬愛耶穌、彼此關連、活在一塊廣大地圖上、自然地攜手委身於個人及社會的敬虔生活中、持守着正確無誤的教義、慎重地邀請別人成為基督徒的人——在他們的傳統中，有着一些最為豐富與平衡的要素，當把它們重新

奉獻給聖靈時，便能夠把世界改變成為一個更加迎合上帝心目中所期望的模樣。

循道衛理基督教門徒精神既令人興奮，也讓人恐慌。它根源於耶穌和祂的門徒群體中，關乎一個整全的人和他的一生。它伴隨着聖靈去改變世界，使它能夠活出上帝國度的樣式。這種說法是對還是錯？

內文涉及的有用文獻

- Martyn Atkins, *Resourcing Renewal: Shaping Churches for the Emerging Future*. Epworth Press, 2010 (originally Inspire Press, 2007).
- Mark Greene, *Supporting Christians at Work*. LICC, 1994.
- Reuben P. Job, *Three Simple Rules: A Wesleyan Way of Living*. Abingdon Press, 2007.
- Lee and Baz, *Cut to the Chase: Funny Challenging and Straight Talking for Men*. Authentic Press, 2009.
- Steven W. Manskar, *Accountable Discipleship: Living in God's Household*. Discipleship Resources, 2000.
- Robert Schnase, *Five Practices of Fruitful Congregations*. Abingdon Press, 2007.
- Roger Walton, *The Reflective Disciple*. Epworth Press, 2009.
- “Called to Love and Praise”, report of the Methodist Conference, 1999.
- www.methodistdiaconalorder.org.uk
- The *Alpha Course*
- *Emmaus*.
- *Disciple*.